

林黛玉筆記



上海廣文書局出版

喻血輪著
吳醒亞批

林黛玉筆記

上海廣文書局出版

叙

憶○余○丙○午○識○綺○情○君○亟○慕○其○風○度○溫○雅○燦○若○春○花○與○之○語○豪○爽○有○俠○氣○然○賦○性○多○情○工○
愁○善○病○喜○讀○石○頭○記○每○於○無○人○處○輒○自○淚○下○其○一○往○情○深○直○欲○爲○書○中○人○擔○盡○煩○惱○也○
余○戲○謂○之○曰○使○子○化○身○黛○玉○寧○有○淚○乾○時○耶○相○與○一○粲○厥○後○伯○勞○春○燕○各○自○東○西○而○綺○
情○固○無○日○不○歷○是○情○場○受○盡○磨○折○矣○今○夏○始○束○裝○返○里○避○暑○於○遯○園○之○西○偏○余○亦○蟄○居○
多○暇○互○相○過○從○見○其○案○頭○草○稿○一○束○題○曰○黛○玉○筆○記○余○甚○訝○之○綺○情○知○余○意○笑○向○余○曰○
子○有○疑○乎○此○殆○余○讀○石○頭○記○而○不○能○忘○情○者○也○子○昔○謂○我○化○身○黛○玉○淚○無○乾○時○今○其○驗○
否○爲○我○遍○告○世○人○幸○無○嗤○爲○多○事○余○曰○嘻○狂○奴○故○態○雅○自○可○憐○願○附○片○言○以○曉○讀○者○戊○
午○仲○夏○黃○梅○吳○醒○亞○識○

叙

一



叙

一

題詞

篆烟微裊。竹窗明細。數閒愁。合淚傾乍見。穿簾雙燕。侶劇憐。孤客一身輕。離魂不斷。江
南夢密。緒空求。並帶盟聽。罷杜鵑聲徹耳。攜鋤悄自。葬殘英。
晝長無奈。惹情長憔悴。形骸懶理。妝問病。有時承。輒語慰。愁無計。蕪心香。恩深更妬他。
人。寵疑重。翻憎姊妹。行倦聽蟬鳴。聲斷續。自拈裙帶。自商量。
秋來何事。最關情。殘照西風。落葉聲靜對。嬋娟憐素影。藉題芳菊。托丹誠。孤鴻久渺鄉。
關信。簷馬無因。向夜鳴。悵抱幽懷。誰共訴。隔牆風送。笛聲清。
風亂竹聲。雨酒蕉瀟。湘館內。黯魂銷。情絲緊。縛如新。繭愁緒。紛紜似怒潮。願化輕烟。同
紫玉難忘。愛水渡藍橋。此身涇渭。憑誰定。一死方知。柏後彫。

吳釵亞題

題

詞

林黛玉筆記

綺情樓主喻血輪著

余○生○不○辰○命○途○多○舛○奇○胎○墮○地○卽○帶○愁○來○繡○閣○生○涯○強○半○消○磨○於○茶○鑪○藥○灶○中○迄○慈○母○見○背○家○境○淒○涼○余○之○身○世○益○無○聊○賴○今○忽○忽○十○有○一○齡○矣○疾○病○憂○愁○咸○逐○年○華○而○俱○長○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將○與○世○長○辭○夫○紅○顏○薄○命○千○古○同○然○余○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恒○多○不○幸○若○就○此○賫○恨○永○逝○不○甚○可○悲○嘗○見○古○之○閨○閣○名○媛○於○憂○傷○無○告○時○恒○寄○情○紙○筆○傳○之○後○世○雖○其○身○已○死○而○其○名○長○留○後○人○見○其○墨○跡○淚○痕○莫○不○爲○之○臨○風○追○弔○余○不○材○竊○欲○效○之○然○素○性○疏○懶○旋○作○旋○輟○今○者○遽○與○吾○可○愛○家○庭○別○矣○此○後○憂○患○煩○惱○之○襲○余○也○必○較○前○益○甚○乃○不○得○不○奮○余○弱○腕○以○完○余○素○志○苟○遇○可○記○之○事○余○必○記○之○今○後○余○之○壽○命○有○幾○何○余○之○筆○記○亦○有○幾○何○惟○余○每○一○拈○管○卽○覺○愁○絲○一○縷○緊○繞○余○之○筆○端○恐○所○記○亦○祇○有○一○副○血○淚○圖○耳○後○之○讀○余○文○者○其○亦○爲○余○臨○風○追○弔○否○耶○余○不○知○也○

紅樓夢人人愛讀之書也而讀紅樓夢者未有不愛惜林黛玉蓋黛玉實爲書中第一可憐人也嘗思若一事蹟使另成一書寧非快事然生性疏懶迄不能握筆今夏過遼園忽見絢情所著是書不禁驚喜欲狂翻閱一過其精心結撰竟可與紅樓相頡頏且紅樓敘黛玉皆著書人口吻着筆尙易今忽易爲黛玉口吻而又入情入理在在不可

夕陽西下倦鳥投林長堤衰柳千樹受斜日餘光慘如紅血秋風吹之葉簌簌墮江上帆檣如林乘風而馳欸乃之聲與蘆岸漁歌爭相應和此余離家赴京時也時余方竚立江干樹影扶疏罨衣袂作冰蘭之紋余父默立余旁一雙枯瞳欲淚不淚余知老人心傷矣心中酸楚幾失聲而哭然猶力自遏制蓋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余自襁抱以至於今本未嘗一日離余父階前門草籬下蒔花余父恒引爲笑樂不謂未爲反哺之鳥遽作離巢之燕此後承歡菽水更何人耶矧余父年已老尙無子嗣而環顧族中支庶亦不甚盛卽有之亦非親支嫡派余遠去余父對景淒涼必愈增宗嗣之感余嘗思造物生人與其祿者必靳其福卽以余父論官至御史且承勳爵之後貴顯可謂至矣然伯道無兒庭幃岑寂豈非人生一大缺憾哉余父夙好讀書終日塵首伏案不以爲苦年二十而娶余母余母性情溫和與余父情好極篤于歸六年始生余余生而多病計一歲中爲二豎所虐之日可得半數三齡時曾遇一瘋僧謂余非皈依佛門終必無幸不經之談余父固未之信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其時余母復獲一子願未三歲卽殤因是余父母愛余益篤直不啻擊珠掌上余秉性頗不愚鈍雖年僅數齡而知識

失其身分尤為難能之事
吾愛是書吾服作者吾憐
惜黛玉又不加一不因此更
既作黛玉筆記勢不能不
叙黛玉身小若如他種小
說直叙出來殊覺不類今
於黛玉瀕行時感嘆之餘
歷歷寫出不着痕跡不露
破綻聰明自高人一等而
其文字之哀感動人又為
時人所不及

已開幾欲舉世間千愁萬恨一一貯之。余心積恨既多。懽情日減。璇閨無事。祇有鎖其
纖嫩雙眉。臨風長嘆而已。余父見余蕭索之狀。嘗引為憂。語余母曰。此女過慧。非福也。
因延師教余。讀意欲借詩書以陶余性。不謂余既讀書。思慮之縈擾。余心乃較前益甚。
未幾。余母又棄。余長逝矣。時余纔六齡耳。以六齡之幼女。忽喪其親。天下傷心事。孰過
於此。憶余母病危時。握余手而言曰。吾兒。吾去矣。吾一生所出。僅餘汝一人。余死他無
所戀。最痛者汝耳。願善事阿父。勿念我也。言已而逝。嗟夫。此言一入余耳。乃令余終身
不忘。卽今思之。猶如昨日。事然而墓木已拱。衰草萋迷。七里山塘。但有斷墳三尺。存於
斜陽夕照中而已。寧不痛哉。余父自余母沒後。抑鬱寡懽。既傷伉儷。復憫孤雛。長日但
埋首書卷間。以求萬一之排遣。及入宦途。案牘勞形。益乏興趣。得閒惟携余徘徊於殘
月曉風中。父女相依。至無聊賴。忽忽至今。已度五個蕭晨矣。而余遂亭亭如成人。余年
既長。一切憂患亦追蹤而至。質言之。余自墮地至今。與余周旋者。惟有疾病憂愁四字。
耳。邇年來尤有一事。令余厭惡。凡見余者。莫不嘖嘖稱讚。謂余容華絕代。直為世界第一。
一之美人。嘗有一次。余閒行市上。環余與而行者數十人。幾欲將古今所有美人之名。

一。一。加。諸。余。身。實。則。余。攬。鏡。自。視。亦。不。過。平。常。耳。且。人。生。而。爲。女。子。已。屬。不。幸。再。益。以。顏。色。尤。爲。不。幸。中。之。不。幸。余。又。何。貴。有。此。容。華。哉。……方。余。作。此。遐。想。時。斜。陽。已。匿。山。背。隔。岸。炊。烟。四。起。微。風。吹。之。散。爲。暮。靄。迴。顧。余。父。雙。袖。龍。鍾。僮。揮。老。淚。慘。然。語。余。曰。吾。兒。汝。此。行。吾。心。頗。慰。外。祖。母。老。益。慈。祥。愛。汝。必。如。汝。母。惟。汝。病。量。日。增。吾。不。能。親。爲。汝。療。治。不。無。耿耿。耳。余。聞。語。心。益。酸。哽。咽。應。曰。兒。去。當。自。爲。調。護。以。釋。父。憂。然。父。邇。亦。衰。頹。此。後。晨。昏。定。省。更。有。誰。乎。兒。身。棲。異。地。夢。繞。家。山。千。祈。保。重。余。父。曰。兒。母。憂。苟。南。中。有。便。當。時。以。書。來。尤。有。一。言。告。汝。賈。府。人。多。而。事。雜。務。謹。慎。自。愛。處。處。留。心。勿。令。人。輕。視。汝。也。言。次。舟。子。頻。促。登。舟。余。父。乃。扶。余。下。艙。且。行。且。搵。其。淚。余。欲。覓。一。語。以。慰。余。父。而。方。寸。已。亂。竟。不。可。得。良。久。始。含。淚。曰。父。兒。去。矣。待。到。明。年。此。日。當。遣。歸。視。父。也。余。父。微。頷。其。首。搵。衣。登。岸。回。顧。余。曰。到。京。後。務。以。書。告。我。也。余。敬。應。曰。諾。諾。字。一。出。余。淚。如。雨。下。一。回。首。問。杳。杳。家。門。已。沒。入。蒼。茫。暮。色。中。矣。

此段泣別之情皆爲紅樓所無而寫來恰似

賈府家世於此見之

余赴京實余外祖母所召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而歸於賈氏卽世所稱史太君是也賈氏爲金陵巨族鐘鳴鼎食赫赫有聲勢凡過石頭城下者莫不知有賈府焉其祖先

賈玉如此出
場絕不唐突

寶玉尙未見
卽不欲隨衆
人妄下貶詞
此所謂宿孽

均貴顯。至寧榮二公分爲兩支。寧公死後。其子代化襲官。生兩子。長名敷。已天。次名敬。好修鍊。不理家務。生子名珍。孫名蓉。卽今居寧府者是也。榮公死後。子代善襲官。代善余外祖父也。已早逝。生有二子。長名赦。卽余大舅父。次名政。卽余二舅父。大舅父爲人平靜中和。現襲官家居。生子名璉。年已冠。小有才。現勤理榮府家政。二舅父方直端正。酷好讀書。朝廷因愛其才。特賜以主事之職。今已升至員外郎。早年獲一子。名珠。年未二十而卒。次生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已選入宮中。越年又生一子。一落胞胎。口中卽啣彩玉一枚。並鐫有字跡。因是取名寶玉。聰明靈慧。俊秀溫柔。惟不喜讀書。但喜與姊妹行廝混。故二舅父不甚愛惜。而外祖母則視若性命。今聞已十餘齡矣。余父嘗告余謂此子誕生實至奇特。其爲龍爲蛇。全視賈府氣運何如。若能改其舊性。承阿父詩書之業。或猶可爲頂天立地男子。否則不過酒色之徒耳。不獨余父持論如是。凡聞此事者亦莫不云云。如是。若以我思之。其人旣啣玉而生。必秉有天地清明靈秀之氣。收局或不至趨於惡劣。然此亦不過余揣度之詞。必俟親見其人乃能定之耳。

余在舟中。至爲闕寂。與余同行者。爲余師賈雨村先生。先生湖州人。文章經濟冠絕一

時初亦甚貧窶。繼得親友扶助。得官某縣知縣。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易招尤怨。未一年。被參革職。仍舊擔風袖月。作個遊人。某年至揚州。余父聞其名。持聘為余師。諄諄教誨。至為盡力。余今日得握筆作此筆記。亦實食先生之賜也。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遂要求余父轉央余舅氏。余父感其教女之恩。允之。故使附余舟而行。此後余深入侯門。彼浮沈宦海。師生之誼。至此乃斷。余心傷矣。

荒江野渡。寫來十分淒涼。西廂記云。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尚馬嘶。正是此景。

言之可憐。聞者淚下。

舟行可月餘。沿路荒洲蘆荻。盈於兩岸。秋風撼之。萋萋作響。每於夕陽西下時。但見水鷗隊隊。逐斜日而飛入。夜則聞鶴唳。長空猿啼。山谷一種淒涼之象。使人愈增思家之戚。余自出世至今。本未嘗一日離余家。方余幼時。余母襁抱提携。殆如形影相隨。不可須臾離。及余入校。苟一刻不見。亦必使人問之。滿謂母女相依。將可生。世世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又孰料余母逝後。弱質零丁。猶須奔此千里長途。耶夫天下最可憐者。莫過於無母之孤兒。若以無母孤兒而寄食他人宇下。尤為至慘之事。余一身乃兼而有之。則余之可憐。直可冠絕千古。此行本非余心願。特以外祖母之命。情不可却。且余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余又多病。年紀尚小。上既無親母教養。下復無姊妹扶

持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諸舅氏姊妹。或可少減。余父內顧之憂。然而家園大好。遽爾長離。惜別之情。何時可釋。故余舟進一尺。余之痛苦。卽加增一度。所謂心隨流水。又回頭也。

與余同舟者。尙有僕婦數人。皆賈府所遣。以待余者。實則彼等食用。較余猶爲奢靡。往昔余母嘗告余。謂賈府奢華。爲近世少有。余頗不信。今觀此三等僕婦。尙且如此。等而上之。更何待問。余此去。又墮入綺羅叢中矣。余甚不解。宦宦之家。何苦必以奢華相競。尙若以余思之。則以儉樸爲佳。否則子孫咸習於紈袴。一旦失勢。未有能保其舊業者。此富貴之後。所以易於式微也。雖然。此余一人之見也。又烏足以語他人哉。

舟既抵京。余師先持刺往謁余舅。余舅聞余至。卽命肩輿迎余。余惘然乘之往。沿途街市繁華。人煙稠密。首都氣象。畢竟不同。既而至一巨宅前。雕楹玉蘂。繡桶雲楣。門首懸勅造寧國府五字。始知此乃外祖長房也。過此往西。又見與此相似一宅。文槐鏤檻。青瑣丹墀。翠飛鳥革。霞蔚雲蒸。則榮國府是也。門列三間。石獅矗立。華冠美服。列而坐者十餘人。余儕均由偏西角門而進。走約一箭遠。另易衣帽。周全小廝數人。肩輿而入。至

一垂花門前。小厮均退去。傭媪爭前掀簾。扶余下轎。既入垂花門。見有穿堂一間。中置大理石屏風一。轉過屏風。則有三間廳房。廳後卽爲正房大院。正面上房五間。峻宇雕牆。丹楹刻桷。構造極爲華麗。兩邊穿山遊廊。中懸鸚鵡畫眉等鳥雀。階前環坐鴉頭數人。見余至。羣起笑曰。適老太太猶念不圖竟至也。余此時寸心志志至爲不甯。思賈府人多如此。余又爲薦生之人。誰爲長輩。誰又次之。余皆不之知。萬一稱呼有誤。甯不爲他人訕笑。思時已聞人呼林姑娘至矣。余既入室。見兩人扶一鬢髮如銀老母出。余知此必外祖母矣。方欲下拜。已被外祖母抱入懷中。號啕大哭。余亦不禁淚落如綆。卽室中侍立之人。亦無不泣下。良久始被他人勸住。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此汝邢大舅母也。年可五旬。貌甚忠厚。又指一人曰。此汝王二舅母也。年約四十餘。於忠厚之中。又略露精明。又指一人曰。此汝先珠大哥媳婦。珠大嫂端莊凝麗。毫無輕薄態。余均一一見禮。少刻又見鴉鬢奶媽。擁三女郎至。其一名迎春。大舅父姨娘所出也。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其次名探春。余二舅父庶出也。削肩細腰。修眉俊眼。亭亭玉立。顧盼神飛。其三名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則甯府敬舅之

賈府男子出賣
途次叙出於此
府女子出於此
處叙出如此
舖佈既無夾
雜之弊而又
清晰可觀作
哉者真慧人心

未見其人先
聞其聲鳳姐
之爲人可知
矣
鳳姐粧飾人
品細細描畫
其風流能幹
活躍紙上

女珍兒之妹也。相見既畢，各敘寒暄。外祖母復詢余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如何送死發喪。余均含淚告之。外祖母曰：余一生所出最愛者，惟有汝母。不圖今竟先我而逝。南北相睽，不能一面。余欲不痛，又焉可得。言已，復握余手而哭。

此時衆人見余身體孱弱，即知余必常病。因問余服何藥，如何不速治愈。余嘆曰：吾向來如是，自能進食時，卽與湯藥爲緣。迄今不知經多少名醫，迄未見效。憶余三歲時，曾來一瘋僧，謂吾病欲愈，非自今以後不聞哭聲，不親外戚，不可。當時聞其言者，均未留意。而余病遂亦無已。時今日所服者，乃爲人參養榮丸。外祖母曰：佳。此間正配丸藥，囑彼等多製一料可矣。語次，忽聞後院中笑曰：我來遲矣，不曾迎接遠客。余聞語一愕，思室中人均歛聲屏氣，此爲誰。乃放誕若是。方昂首問，已見媳婦等擁一麗人至。年可二十餘，彩繡輝煌，恍若仙子。漆黑之髮，縮作八寶攢珠髻，戴以珠釵，光輝燦然。螭麟之頸，圍以赤金盤螭，纓絡圈衣，縷金百蝶穿花雲緞，襖罩以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丹唇微綻，兩頰之上，尤時時現爲淺笑。至其雙眸，則非吾筆所形容。方其深思時，其黑如漆；及其笑時，則又如秋水微波，使人

心醉。余猝不知爲誰。但立起迎之。外祖母笑曰。汝不識彼乎。彼乃吾家有名潑辣貨。爾但呼以鳳辣子可矣。語出。衆均失笑。余茫然不解所謂。衆姊妹曰。此璉二嫂也。余始恍然。乃璉二哥之妻。卽二舅母之內姪女。幼時充男兒教養。學名王熙鳳。爲人敏幹多才。現方勤理家政。既見余。卽凝其剪水雙眸。向余審視。笑曰。天下竟有此等標緻人物。吾今日始見矣。矧其通聲氣派。竟不似老祖宗外孫女。乃似嫡親孫女。誠無怪老祖宗日懸念不置也。言已。又携余手。詢余已幾歲。上學否。在此不必憶家。任需何物。但告我。僕婦如有不周處。亦須明言。余笑謝之。時鴉鬟已以茶菓進。鳳姐一周旋。復遣人收拾余之行李。安置同來僕媪。一若榮府諸事。須其一肩承擔者。爲狀亦云勞矣。茶畢。大舅母攜余往見舅父。既出穿堂。至垂花門次。則有油碧之車。候於道左。吾儕乘之。出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大舅母攜余下車。進入院中。余知此處必榮府花園劃分而來。再進。則爲正房。蘭宮。秘宇。綺櫳。雕堂。雖不及榮府軒峻壯麗。然亦別致可觀。且院中花木。葱蘢亭臺。幽勝尤使人悠然動出世之想。既入室中。姬妾鴉鬟。爭出迎導。大舅母一面讓余坐。一面命人往書房請余大舅。比侍者返。

謂大舅云。連日身體不佳。暫勿相見。余知大舅此語。實爲托詞。蓋恐見此孤雛。愈增惆悵。故不如不見也。坐未久。余即辭出。既入榮府。僕媪導余往東轉灣。經過穿堂。至儀門內。見有五間正房。兩邊廂房。四通八達。軒昂壯麗。與外祖母處不同。余知此必正內室。入堂屋。見有巨匾。上書『榮禧堂』三字。又有銀字烏木聯牌一幅。上書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筆力矯健。不可多觀。偏東又有耳房三間。則大舅母居坐。宴息處也。室中陳設。至爲華麗。臨窗陳大炕一。鋪以猩紅洋毯。炕側設梅花式洋漆小几。炕前一溜四張楠木椅。蓋以銀紅撒花椅裙。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瓶花茗碗俱備。余乃擇東邊椅上坐下。見室中鴉鬢服飾美麗。竟不下於帝王之家。於時又有衣紅衣鴉鬢。含笑而至。曰。太太請林姑娘往彼處坐。余聞語。卽隨老嫗往東廊三間小正房。房內陳設亦佳。二舅母方坐西邊炕上。見余至。卽往東讓。余知此必二舅父坐位。因移身近舅母坐下。舅母撫余肩曰。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見舅父。不期彼往城外齋戒去。俟來日再相見可乎。余曰。善。舅

天經地義侃
侃言之詎料
終爲所悞

母又曰。吾尙有一語告汝。吾家姊妹三人。性情均極溫和。以後相處一處。或不患齟齬。惟吾尙有一孽根禍胎。不啻家中混世魔王。汝以後萬勿與之近。卽姊妹行亦不敢沾惹。余聞語卽知爲寶玉。因應曰。舅母所云。得勿爲寶玉表兄乎。兒嘗聞母親告我。表兄性雖頑愆。而待姊妹極佳。兒來當然與姊妹同處。兄弟自另居別室。卽欲沾惹。又焉可得。舅母笑曰。汝尙不知彼非他人可比。自幼因老太太溺愛。無人敢管。致舉動癡頑。日甚一日。若姊妹行不與親。猶可安靜。若與多交。一語卽如中狂易。一時甜言密語。有天無日。瘋瘋癲癲。不知生出多少事故。我告汝甚勿稍假顏色也。余笑頷之。

余與舅母酬應之語。至此似已告終。舅母遂攜余由後廊出西角門。見有南北甬道一條。倚南爲倒座三間抱廈。小巧精緻。北面立一粉油大影壁。後有小屋數椽。雕梁畫棟。極爲美麗。夕陽映之。乃作朱紅之色。舅母笑指曰。此鳳姐居也。汝以後苟需何物。可來此問彼。余曰。諾。過此爲院門。總角小廝。咸垂手侍立。舅母攜余過東西穿堂。卽爲外祖母後院。進入室中。則晚餐已備。外祖母踞榻獨坐。兩側陳四空椅。鳳姐卽推余而左。第一椅坐。余推讓再四。始入席。同席者爲迎春。探春。惜春。等姊妹。鳳姐等則於案旁勸讓。

寶玉至矣

對於寶玉裝
東品貌加倍
寫出是卽其
擬處

鴉鬢各執拂塵。盪盪巾帕。屏聲靜氣。環立於旁。一種富麗皇堂之狀。爲余生平所僅見。飯畢。各就鴉鬢手中盪盪。進以濃茶。余家向例。飯後必過片時。方可進茶。蓋恐有傷脾胃。今既來此。不得不與衆相隨。茶畢。舅母等相繼退去。外祖母呼余近前。詢余現讀何書。余一一告之。且問姊妹學問若何。外祖母曰。安有學問。不過識字耳。語次。忽聞室外步聲響。衆呼寶玉至矣。余思寶玉不知果爲何如人。方昂首問。已見一青年公子。跨步而入。冠束髮紫。金冠齊眉。勒嵌珠金抹額。身衣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以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繖。外罩石青起花倭緞排穗褂。足登青緞粉底朝靴。面如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項上金螭纓絡。懸美玉一方。余乍見不期一驚。自思此卽寶玉乎。胡面熟若此。然余之來此。實爲第一次。果又於何處見之。哉。噫。異已。時寶玉向外祖母請安已畢。外祖母乃命往見舅母。少刻復轉。衣飾已易。頭上周圍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總編爲大辮。其黑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身衣銀紅撒花大襖。脖前仍懸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體半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鞵。愈顯其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外

黛玉見寶玉
覺其面熟寶
玉見黛玉又
覺曾見過誠
哉其爲宿孽
也

因黛玉無玉
寶玉卽自捧
其玉卽自擬
頑

祖母顧之笑曰。外客未見。卽易衣冠。得勿失禮乎。寶玉聞語。向余一視。外祖母曰。猶不
往見。汝妹妹。寶玉乃含笑向余一揖曰。是卽林家表妹乎。言次。凝眸注視余面。余頰不
期而頰。寶玉笑曰。表妹。我曾見過。外祖母曰。汝又譎言。彼纔來耳。從何處見彼哉。寶玉
笑曰。雖未曾相見。然實面善。一若故舊之人。重相把晤。余亦不知何故也。外祖母笑曰。
如是以後。當更相和睦矣。余此時心中大愕。思彼胡亦與余同此感想。豈果於何處見
之。耶。抑夙世舊侶。今日重逢。耶。寶玉見余凝思。乃移身近余曰。妹妹亦曾讀書否。余曰。
不曾讀書。但略識字耳。寶玉曰。尊名爲何。余以黛玉對寶玉曰。然則何字。余曰。無字。寶
玉笑曰。吾今贈妹一字。莫不顰顰二字。佳也。探春曰。此何出典。寶玉曰。古今人物通考
云。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矧表妹眉尖若顰。眼角含愁。錫以此名。不尤稱耶。探
春曰。稱則稱。吾恐又爲杜撰。寶玉曰。除四書杜撰太多。我則不能杜撰。言次。又問余有
玉否。余曰。否。玉乃希罕之物。安能人人皆有。寶玉聞語。狂病陡發。立取脖子上彩玉。力擲
之地。下。詈曰。人之高下。尙且不識。遑問其靈不靈乎。霎時室中諸人。驚惶失措。外祖母
亟撲之懷中。曰。孽障。汝欲打罵人。易事也。奈何。捧此命根乎。寶玉含淚泣曰。家中姊妹。

男女授受不
親。況同居乎
而賈母竟許
之。故黛玉之
死。實天命而
雖有無猜。而
兩小無猜。自
成牢結。則自
也。賈母開其
漸。

均無此玉。我獨得此。夫復何趣。今日來此。天仙化人表妹。亦無之。可知此乃不良之物。不如碎之也。外祖母誑之曰。表妹原有玉。因姑母下世時。不忍撇棄表妹。故將玉帶去。以全殉葬之禮。以慰姑母之靈。故彼云無玉。汝奈何亦欲效彼哉。言已。仍爲寶玉帶上。寶玉回眸向余。一視余曰。祖母言當也。寶玉始無語。於時已有人爲余佈置臥室。外祖母曰。可將寶玉移出。套間暖閣。與我同居。林姑娘則安置碧紗櫥內。俟明春再作他計。寶玉曰。如此安置。我殊不謂然。以我思之。我卽在碧紗櫥外牀上。不較在暖閣。開老祖宗爲佳耶。外祖母沉思頃之曰。如此亦善。於是分給使用婢媪。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教引。嬖嬖四人。又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鴉髻兩人外。另有灑掃房屋來往使役小鬟四五人。余來京時。原攜有奶母王嬖。嬖暨小鴉頭雪雁兩人。外祖母恐雪雁過小。不中任使。特將隨身二等鴉髻名鸚哥者。賜給與余。鸚哥年方十餘齡。聰明俊秀。余頗愛之。從此晨昏相伴。慰我淒涼者。惟有此婢耳。寶玉亦有陪侍大鴉頭名喚襲人。亦外祖母所賜。與外祖母告我。襲人本名珍珠。心地純良。慇懃謹慎。及與寶玉。乃易名襲人。亭亭玉立。好女子也。佈置既妥。余以精神困憊。懶然歸室。室中陳設頗可觀。惟金碧輝煌。

寶玉捧玉而
哭黛玉因貧
玉捧玉而亦
哭此兩哭是
彼兩人眼淚
根源

殊非我所欲室中懸玻璃之燈作慘淡色顧影淒涼令人頓起思家之感思余在家時每夕必依余父而坐或燈前問字或月下談經今則水複山重迢迢千里故園林樹果何如耶白髮衰親近無恙耶又思余初至此各人性情余皆不知卽以寶玉論今日纔相見耳便生出擇玉之禍脫因此破碎豈非我過而來日方長齟齬之處又烏能免萬一不慎豈不爲他人所笑於以知處世之不易而寄食之可憐思及此一陣心酸不禁潛潛淚下於時襲人忽入見余狀愕然曰此何故也鵝哥以實告之襲人笑曰姑娘勿如此將來恐較此更奇之事尙多若因此傷感恐傷感無有已時余乃勉強引以自慰自此余遂寄居賈府旬日以來與賈府諸人亦漸相識日與我周旋者爲迎春姊妹等及珠大嫂珠大嫂本姓李名紈字宮裁金陵名宦之女也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書者至守中便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故於紈不欲認真讀書但教以列女傳及女四書使略識前代賢女而已因此紈雖青春喪偶而又居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概不聞不問得暇惟陪伴吾儕針黹誦讀而已余甚敬其人且憐其遇故彼與余感情亦極篤惟彼等與余終屬外表酬應能真愛我者惟外祖母一人

耳。旬日來衣之食之無不俱到。余在此所堪以自慰者惟此耳。此外與余時刻相見者則爲寶玉。余未見寶玉時人咸謂其憊。由今觀之亦一溫和少年。其於余也尤能體貼入微。余自幼命薄。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茕茕孤雛。更有誰憐惜。今忽於千里之外獲此良侶。摯愛之誠無殊手足。可謂不幸中之幸。雖然少年血氣未定。憎愛恆不能持久。來日相處日多。能否始終如一。又在不可知之數耳。

余性雅好幽靜。曩在家時日惟埋首書叢。以自排遣。及至此乃不得不與衆周旋。請安問好。日數十起。余甚惡之。然余得暇仍理其舊日生涯。蓋余一生所好。惟有讀書。而余之一切憂愁煩惱。又皆產自書中。讀書愈多。心傷益甚。如蠶自縛。亦莫知其然也。寶玉見余讀書。頗引以爲異。嘗謂余曰。妹妹曾告我。謂未嘗讀書。今胡手不釋卷也。余曰。聊以自遣。非眞能了解也。寶玉不信。余不得已。以實告之。寶玉大喜。盡出其藏書。貢之余。且伴余研讀。實則彼性殊不近書。讀未數日。則又厭倦。余屢勸之不聽也。顧彼雖不欲近書卷。而其學問理想。又爲他人所弗及。於以知彼聰明過人。生有夙慧。彼嘗引莊子之言語。我曰。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若盡以古人之書作自身。

此等見解可謂奇特而皆爲紅樓夢所無不知作者何處想得來自來

之。範。則。不。免。有。功。名。縈。其。心。利。祿。勞。其。形。茫。茫。然。烏。有。涯。涘。卽。終。身。耗。精。損。神。以。相。追。逐。亦。無。有。滿。足。之。日。稽。其。收。局。祇。有。撒。手。長。暝。而。已。夫。耗。精。損。神。以。求。之。苦。已。極。矣。乃。至。求。而。不。得。而。至。於。死。苦。不。尤。甚。耶。以。故。舉。目。以。觀。滔滔。者。無。非。愁。眉。蹙。額。實。皆。古。人。有。以。誤。之。也。若。余。但。須。佳。釀。一。壺。胭脂。一。盒。偕。三。數。姊妹。或。居。處。於。紅。樓。暖。閣。之。中。或。嘯。傲。於。山。巔。水。涯。之。地。自。樂。吾。樂。自。了。吾。生。不。較。營。營。自。苦。者。爲。愈。耶。余。聞。是。語。甚。以。爲。然。蓋。余。雖。入。世。未。深。亦。恒。覺。世。界。花。花。無。非。愁。境。如。鋒。鏑。槍。林。排。列。而。立。一。與。交。綏。未。有。不。敗。莫。若。棄。甲。曳。兵。以。求。一。暫。避。之。路。故。山。林。幽。靜。之。居。亦。嘗。縈。諸。懷。抱。惟。余。覺。山。林。幽。居。雖。可。以。避。大。敵。而。生。涯。亦。但。有。愁。苦。而。寶。玉。則。覺。一。絕。世。情。卽。成。樂。國。此。見。差。與。余。不。同。耳。

余。居。室。至。爲。軒。敞。玻。窗。三。五。明。亮。無。匹。窗。外。盆。花。數。十。種。盈。盈。如。二。八。女。郎。向。人。憨。笑。余。日。命。小。鴉。鬟。提。水。灌。之。余。生。平。愛。花。漸。乃。成。癖。抑。余。之。愛。花。非。戀。其。色。特。憐。其。命。大。抵。世。之。蒔。花。者。恒。愛。其。花。盛。時。余。則。獨。愛。其。謝。落。時。每。於。秋。深。之。候。徘徊。籬。落。間。見。殘。紅。滿。地。枝。葉。枯。頹。輒。爲。流。涕。不。止。蓋。人。生。一。至。衰。老。之。時。卽。入。傷。心。之。域。推。而。及。於。花。

奇異文章而
又極似寶玉
口吻

何莫不然。故於其含苞吐艷。人人見賞之時。余與其情感。猶不甚深。及至綠珠粉碎。紫玉煙消。無復人眷顧。時余乃不得不悲其命。憐其情。而以一副眼淚弔之也。寶玉聞余持是論。至爲驚服。遂亦助余培植。而花亦不忍棄其多情主人。雖當露冷霜寒之時。黃菊數十盆。猶新鮮媚人。芬香撲鼻。寶玉顧而大樂。謂花亦有知也。每於黃昏日落之時。輒移琴至窗下。命余彈之。彼則高歌以和。悠揚之聲。芬馨之氣。恒繚繞於茜窗珠箔間。迴旋不散。

情苗漸苗

余與寶玉相處既久。彼之性情。余乃盡知。質言之。彼但須余儕快樂。卽自己委曲。亦在所不計。因此余卽有愁煩時。亦不得不勉爲笑樂。彼覩之。嘗引爲奇樂。故與余相處之時。乃益多。簾前鬪草。檻外調鸚。相愛之情。無殊兄妹。外祖母見余兩人親密之狀。心中大慰。而愛余兩人較迎春姊妹更加一等。凡余所欲。蔑不曲意從之。余經此煦嫗之恩。心思乃漸爲安貼。而余之舊疾亦略有起色。此誠當感余外祖母不置也。

敘述薛寶釵
家世

余邇見賈府僕媪。又忙碌安置房舍。詢之寶玉。始知賈府又有客至。客卽薛家姨母。二舅母之胞妹也。歸金陵薛氏。薛氏亦書香繼世之家。富有資財。極有聲勢。姨母早寡。現

年已四十。早生一子一女。子名蟠。因姨母溺愛太甚。遇事縱容。致老大無成。性情奢侈。雖亦曾束髮受學。然一字不識。賴祖宗餘蔭。得領內帑錢糧。採辦雜料資財。既豐。揮霍益甚。終日惟知鬪鷄走馬。玩景遊山。仗勢欺人。無惡不作。卽此次來京。因購婢相爭。曾讓成人命。地方官長。雖明知之。亦莫可如何也。女名寶釵。年方及笄。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姨丈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竟較乃兄高勝十倍。及姨丈下世。見乃兄不能安慰母心。彼卽不以書字爲念。但留心針黹家計等事。以分母憂。此次因朝廷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選聘世官名家之女。入宮爲公主郡主。充才人贊善之職。故薛姨母携之來京。以待選聘。彼家京中原有房產。因姨母與二舅母闊別多年。亟欲聚首一處。故函知二舅母。不住己屋。逕投賈府。其抵京之期。大約在一二日間也。凡此均寶玉告我。究竟薛姨母暨其子女爲何。余均不知。然以余思之。必一俗不可耐之人。蓋人一爲金錢所染。其清高之氣。必自喪失。此世間富人所以多無骨格也。

越日薛家姨母卽携寶釵等至。二舅母聞報。亟出大廳迎之。薛家所携禮物及僕婢甚多。赫赫然闐動一時。余見此情景。不禁黯然迴思。余來時一主一僕。子然無親。今寶釵

是癡情之人

明知之而終
爲所算寶釵
之很毒當至
如何

因不信寶釵
遂權阻寶玉
不與近在黛
固以爲得計
矣不知寶釵
仇殺之心卽
基於是

上有親母下有阿兄富麗堂皇有聲有勢以余儼之何啻天淵之隔於此益知余命運之可憐也余往者嘗覺天生女子苟稍與以姿色錫以聰明其境處必苦由此以觀天下正有許多幸運之女子爲余所未及見也寶釵爲人亦甚溫和余今日雖初見卽可知其人城府甚深其知人處世亦必精明然此類女子多半隱刻隱刻之人最難相與此後相聚一處必須事事留心否則將爲所算矣

薛家母子等係住榮府內梨香院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約有十餘間小巧精緻另有一門通街薛家人均由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來道則爲二舅母正房東院每日飯後姨母必至外祖母或舅母處閑談寶釵則與吾儕姊妹一處或習針黹或讀詩書爲狀亦甚愉樂惟吾儕聚處時寶玉必雜入其中且與寶釵漸形親密余見狀頗不以爲然蓋余覺寶釵爲人至爲陰險若與之親必遭不幸因屢勸寶玉詎彼竟如西風過耳不以爲意由此觀之彼等情感畢竟不同每一思及輒爲黯然

余室中陳設經余重新安置乃始有雅淡幽靜之象窗外有假山玲瓏峻峭頗似余家

因長曠山色
而思及故園
因思故園而
憶及亡母情
深愁重直活
盡一黛玉於
祇上

釵黛會合金
玉會合

之。假。山。四。圍。花。木。葱。蘢。惜。已。凋。謝。每。於。侵。晨。日。出。之。時。朝。陽。直。射。山。巔。乃。作。慘。紅。之。色。
 余。因。負。疾。不。能。寧。睡。一。至。天。明。即。醒。而。每。日。醒。時。必。覩。斯。景。因。是。余。又。生。出。一。種。悲。感。
 蓋。六。年。以。前。慈。闈。見。背。正。如。此。景。其。時。余。母。方。偃。臥。榻。中。枯。瘦。之。面。乃。如。白。蠟。時。時。引。
 手。以。撫。余。肩。且。言。且。泣。余。父。則。坐。於。床。沿。俯。首。至。臆。傷。心。之。淚。盡。漬。衣。袖。間。余。驟。觀。此。
 狀。知。余。母。將。撇。余。儕。長。逝。則。亦。放。聲。大。哭。嗟。夫。此。情。此。景。正。如。昨。日。事。而。晨。熹。尙。復。如。
 是。余。母。則。已。不。見。人。事。變。遷。忽。忽。已。六。載。於。茲。矣。六。載。來。余。身。亦。浸。長。心。力。交。罷。耕。而。
 莫。獲。余。母。有。知。其。亦。痛。念。阿。兒。否。耶。每。念。及。此。則。潛。然。欲。涕。差。幸。余。婢。鸚。哥。猶。能。時。以。
 好。言。來。相。勸。慰。余。因。愛。其。慧。乃。更。名。紫。鵲。蓋。取。杜。鵑。啼。血。之。意。並。欲。使。知。其。主。人。運。命。
 之。可。憐。而。為。灑。血。一。哭。也。

連。日。氣。象。陰。霾。殊。有。雪。意。窗。外。風。聲。怒。號。草。木。盡。靡。遠。眺。松。枝。為。風。所。虐。虎。虎。然。東。西。
 委。曳。起。落。如。濤。鳥。鴉。隊。隊。振。吭。哀。鳴。羣。飛。入。枯。林。深。處。覓。其。舊。巢。少。刻。濃。雲。益。甚。盡。蔽。
 天。日。雪。漸。紛。紛。下。余。一。人。獨。坐。室。中。索。然。寡。懽。遍。覓。寶。玉。亦。不。見。乃。加。衣。往。梨。香。院。探。
 視。寶。釵。及。至。見。寶。釵。與。寶。玉。並。肩。而。坐。寶。玉。則。俯。首。視。寶。釵。脖。前。所。佩。金。鎖。余。不。禁。失。

酸語

嘔噁爲聲溜的圓

酸語

寶釵之入買
府實爲自薦
故金鎖獨鐫
不離不棄芳
齡永繼八字
以期與寶玉
玉上字成一
對偶黛玉聰
明人也觀此
鳥能無疑疑
之深則妬之

笑曰。噫。我來不巧矣。寶玉聞語。見爲余。亟起身讓坐。寶釵則雙頰霞然。笑曰。爾云何也。余曰。若知彼在此。我卽不當來。寶釵曰。此何意。我殊不解。余笑曰。我意來則俱來。不來則俱不來。若今日彼來。明日我來。如此間錯過去。豈不日日有人來乎。不至太冷落。亦不至太熱鬧。此意亦不解。耶。寶玉見余已加外衣。因曰。外間已下雪乎。余曰。下已半日。尙不知乎。寶玉乃呼鴉鬟取斗篷。余以巾掩口笑曰。是否。我來爾卽欲去。寶玉笑曰。我何嘗欲去。不過使之預備耳。余此時見寶釵胸前金鎖。光彩燦然。因曰。向聞寶姊金鎖。鑿有字跡。今日可賜余一覽乎。寶釵曰。字誠有之。然不值一覽。言次。解其排扣。似欲藏之。余笑曰。噫。吾知之。吾究爲外人。不然。纔與人視。胡於我。則欲藏之。寶釵聞語。面一頰以指捻余臂曰。臭鴉頭。言已。自取其鎖給余。余托掌上審視。見鑿有讚語兩句。曰。一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一余乍見一驚。思胡與寶玉上所鐫。一莫失莫忘。仙壽恆昌。一兩語適成一對。因重念曰。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忽聞寶釵鴉頭鶯兒笑曰。姑娘得勿疑此。與寶二爺玉上字相匹乎。此語乃一癩頭和尚所贈。囑必須鑿於金器上。……寶釵不俟語畢。嗔曰。不去温茶。亦在此胡言乎。語次。薛姨母已備茶菓。請吾儕吃茶。寶玉則欲

甚寶釵固知
之故演成最
後之慘局寶
釵之陰毒直
可殺

尖酸口角使
寶玉亦難堪

飲酒。薛姨母卽命鴉鬟取酒至。寶玉曰：吾向喜冷酒，不宜盪暖。薛姨母曰：是則不可。蓋冷酒飲後，執筆手乃易顫。寶釵亦笑曰：酒性最熱，若熱吃發散，卽易。否則凝結在內，與五臟熱氣相熏炙，受害非淺也。寶玉聞語，卽停樽易熱酒。余見狀，不期失笑。蓋余平昔以此勸寶玉，非止一次，而寶玉向不聽。今寶釵一語，彼則奉之惟謹，寧不可嘆。於時雪雁適送手爐至。余曰：誰使汝送來，豈便冷死我耶？雪雁曰：紫鵑姊恐姑娘冷，故遣我送來。余冷笑曰：我平日與汝所說全當，西風過耳，如何彼之一言，則依奉較聖旨猶快耶？寶玉聞語，知余乃藉此嘲彼，因凝眸向余一視。寶釵則以一笑了之。薛姨母曰：汝身體素來孱弱，不能受冷。彼等記掛，胡反責之。余曰：姨母不知，差幸在此。若在他處，寧不見惱於人。豈人家一隻手爐而亦無之，乃須從家中送來，不謂鴉鬟太小心，反謂我輕狂。已慣。薛姨母曰：汝乃多心人。若我則未嘗設想及此。言際，寶玉已盡數觥。其奶母李嬭嬭乃進前攔阻。寶玉此時興高彩烈，安能不飲。李嬭嬭曰：今日老爺在家，隄防間起書來。寶玉聞語，大爲不悅。余曰：李嬭嬭太掃人興，若身身問，但謂姨母留下可矣。言已，悄悄推寶玉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吾儕且自行樂。李嬭嬭曰：林姑娘不爲勸之，而反助

恨又不是喜
歡又不是非
讚語是妬語

貼字煨手寶

之。此。何。故。耶。余。冷。笑。曰。此。何。語。我。何。故。助。彼。彼。亦。安。用。我。勸。矧。往。日。老。太。太。亦。嘗。使。之。飲。酒。今。在。此。卽。進。數。盞。夫。復。何。害。若。必。以。姨。母。處。爲。外。人。不。能。如。此。則。非。我。所。知。矣。李。嬈。嬈。聞。語。又。急。又。笑。曰。林。姑。娘。何。苦。我。所。語。誠。何。足。算。乃。必。須。如。此。刻。毒。寶。釵。亦。笑。出。其。柔。荑。之。手。向。余。腮。上。一。撐。曰。顰。鴉。頭。我。真。服。汝。使。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寶。玉。見。余。儕。說。笑。狂。興。復。發。仍。擎。杯。痛。飲。李。嬈。嬈。見。狀。祇。有。悄。然。退。去。飲。畢。雪。雁。等。均。入。室。伺。候。余。顧。寶。玉。曰。去。否。寶。玉。乜。斜。倦。眼。曰。要。去。我。與。汝。同。去。余。遂。起。身。告。辭。小。鴉。頭。亟。捧。斗。笠。至。余。親。爲。寶。玉。戴。上。又。披。以。斗。篷。寶。玉。復。挽。余。端。相。余。曰。可。矣。遂。相。隨。而。出。及。歸。外。祖。母。知。自。薛。姨。媽。處。來。大。爲。歡。慰。既。見。寶。玉。被。酒。乃。命。回。房。休。息。余。亦。隨。之。入。室。見。筆。墨。滿。案。書。紙。零。星。晴。雯。笑。顧。寶。玉。曰。好。人。晨。起。命。我。研。墨。剛。書。三。字。卽。擲。筆。而。去。累。我。等。此。一。日。茲。來。當。爲。我。寫。盡。此。墨。方。罷。寶。玉。聞。語。始。憶。及。晨。間。事。因。曰。我。所。寫。三。字。茲。在。何。處。晴。雯。笑。曰。此。人。得。勿。醉。乎。汝。往。梨。香。院。時。明。明。命。我。貼。之。門。斗。我。恐。他。人。貼。壞。字。特。親。自。上。梯。粘。貼。半。日。至。今。手。尙。冰。冷。寶。玉。笑。曰。我。竟。忘。却。趣。以。手。來。我。今。爲。汝。煨。煖。言。已。携。余。同。出。觀。門。斗。新。寫。三。字。笑。曰。好。妹。妹。汝。勿。誑。我。汝。觀。此。三。字。以。何。

玉與晴雯之情自此而起

必慮及此然終不能挽救傷哉

雪後初霽景象如見

讀至此處恍見一羣小兒女圍雪作戲

字爲佳。余仰首視之。乃爲絳芸、軒三字。因笑曰：字字均佳。寶玉笑曰：汝又欺我。余冷笑曰：我何故欺汝？又曰：我非寶姊姊。無怪汝終不相信。言已。乃回己室。偶思及寶釵金鎖之事。心中不期一躍念天下安有此等奇巧之事。當寶釵未來時。兩人固未嘗謀面。胡爲鎖上讚語。玉上留言。竟如匹偶。嘗聞古之佳人才子。每因金玉爲媒。而成伉儷。彼兩人得母類是乎。如是今日姊妹之情。卽他日夫婦之誼。行見鸞鳳雙成。花開並蒂矣。若我……雖然我耶。我不過寄食於此耳。何預他人事哉。思及此。輒愀然寡懽。

昨宵靜數更籌。未能穩睡。以故侵晨卽起。推窗四望。一白千里。曉日一輪。猶隱現於輕烟薄霧中。殊嬌羞若十三四小女兒。有珊珊來遲之態。窗下盆花爲寒威所逼。咸呈憔悴欲死之狀。惟紅梅數株。方含苞吐艷。自嬌顏色。余乃命紫鵲移置室中。忽寶玉披衣至。笑顧紫鵲曰：晨起卽碌碌於此。得勿畏寒乎。言已。復至余前曰：美景良辰。勿容辜負。盍往作踏雪之戲。因相携而出園中。積雪已至尺許。蒼松翠竹。盡爲所壓。乃作可憐之色。轉過假山。見小鬟掃雪作雪。美人各捲翠袖。高繫長裙。或磨翠黛而畫蛾眉。或吮胭脂而點素口。面目畢肖栩栩如生。寶玉顧而笑曰：態度曼麗。冠絕塵寰。惜有寒骨。終勿

能久貯金屋。僅可以伴貧士。竹籬茅舍。厮守終朝。較可多延壽命也。余曰。彼來從雲外。死伴梅花。品格孤高。究非趨炎赴勢者。可比。汝勿遽以此譏之也。時北風獵獵。起自樹梢。積雪紛然。下墜吾頭。項寶玉笑曰。妹爲雪美人。高抬身價。彼將以此圖報矣。言已。復携余行。旣入梅林。暗香撲鼻。忽聞笛聲。悠揚隨風。斷續寶玉笑曰。得勿鈞天仙樂來自九霄乎。余曰。如此淒聲。不知吹落梅花幾許矣。寶玉殊不欲聞此淒涼之調。乃與余踐雪歸室。則見襲人方忙碌爲寶玉收拾書囊。余詫曰。此何爲也。寶玉笑曰。吾將有遠行。與妹妹別矣。襲人笑曰。汝又誑人。余曰。果何事耶。襲人曰。彼擬今日上學也。吾恐僕輩不中任使。故先爲預備。言次。忽聞舅舅遣人呼寶玉。寶玉惶然隨之去。余則慊然回室。紫鵲已爲余舀水至。余卽就鏡前理粧。少刻。寶玉來室作辭。余笑曰。佳此去。定蟾宮折桂。莫教辜負舅舅好心也。寶玉曰。金玉之言。謹當銘之肺腑。余曰。汝去。吾不能相送矣。寶玉曰。好妹妹。務等我下學再用晚膳。胭脂膏亦宜俟我歸再製。嘮叨半日。始抽身欲行。余笑呼之轉曰。汝盍往辭寶姐姐。寶玉笑而不答。且必強我同出。余不許。尼之乃出。則見襲人愀然坐於炕側。寶玉曰。今日胡沉悶。乃爾得勿怪我上學累汝儕冷清乎。襲

雙人一侍婢
耳叮嚀咐
如出妻室
不知幾人何
厚顏乃爾

人勉爲笑色曰。是何言。讀書乃極好之事。夫復何怪。不然。就此潦倒。一生豈爲長策。但有一事。告汝讀書時。宜想書。休息時。宜想家。甚勿與一般頑童。廝鬧。致自誤。前程。至於功課。雖云奮志。要強。亦不宜過度。一則貪多無益。一則身體亦須保重。此則賤婢一片苦衷。千祈體諒。襲人發一言。寶玉則應一聲。余見狀。不禁暗笑。夫襲人不過一侍婢耳。而一切叮囑之言。竟如出諸長輩。寧不可笑。凡人發言處。世貴如其分。踰分而行。則爲失禮。我誠不解。寶玉胡亦奉之。惟謹。卽此一端。可見襲人之跋扈矣。

余邇聞寧府珍哥媳婦秦氏。染病甚厲。屢欲往視。迄不得暇。今日適爲敬舅壽辰。寶玉邀余往寧府祝壽。因卽命車前去。既至。不免有許多周旋。珍大嫂旋卽向余述秦氏病象。謂其病實起於兩月以前。其初猶不過精神困憊。懶於言語。迄至近日。目眩神昏。飲食不進。而彼又屬多心之人。遇事恒喜思索。長此以往。恐成不治之症矣。言已。泫然欲涕。余慰之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變。疾病之來。詎人力所能拒。必也靜以俟之。緩以醫之。乃能濟事。鳳姐亦曰。林妹妹言當也。語次。酒筵已備。吾儕乃相繼入席。敬舅原在城外修鍊。今日亦未歸家。赴宴者。不過寧榮二府家人耳。飯畢。衆人均往會芳園。

秦氏之病乃
至寶玉亦哭
此中暗昧黛
玉知之局外

觀劇。余則偕鳳姐往視秦氏。寶玉曰：「我亦欲去。」二舅母曰：「汝去耶？」去當速來。寶玉遂隨余儕行。及至秦氏室中，秦氏立自牀上躍起。鳳姐趨前握其臂曰：「趣坐。」秦氏向余問好。鳳姐曰：「數日未見，胡消瘦至此？」秦氏強爲笑容曰：「病至如此，安得不瘦？」然此亦我薄福。試思天下安得此等姑舅？視媳婦竟如身生兒女。卽蓉哥哥雖屬年輕，而伉儷之間，未嘗一度失色。再一家中同輩長輩，除嬖子毋庸說，其餘又誰不愛我？而今已矣。言至此，聲微顫。鳳姐撫其肩曰：「人生安能無病？豈必病而卽死？務宜撇去此念，安心調養爲佳。」秦氏嘆曰：「吾病吾自知之。雖盡集天下名醫，吾知亦無濟於事也。」余曰：「近日狀況究竟何如？」秦氏曰：「口乾舌燥，夜弗能寐，且神智不清，精神恍惚，嘗覺一縷芳魂飄飄然欲奪門而出，以狀卜之，恐難挨過殘冬矣。」屈指自墮塵世已十數載，卽一旦蛻化，亦無所戀。惟念堂上翁姑撫我，教我，罔極之恩，未嘗稍報，撫心自問，不無感痛耳。卽姑娘等亦耳鬢厮磨，交誼非淺。一日，人天永隔，警欵難聞，不亦痛哉！秦氏語至此，酸淚偷沁眼角，而出。余迴視寶玉，亦俯首啜泣，頻泣頻以淚眼偷視秦氏。鳳姐恐因此招惹秦氏悲傷，因命蓉哥哥携余與寶玉往會芳園。至則戲劇已演數齣，樓上復備有盛筵。余爲衆人所

人亦知之

紅樓叙南歸玉
僅寥寥數語
聞父病數語
僅寥寥數語
若此書亦僅
寥寥數語則
於萬不可故
感此處伏一
何兆及後如
到得信如何
喪家細細叙
出此均作叙
精心結撰者
草閱者幸勿

林黛玉筆記

三〇

粥略進食物。既畢，精神已倦。乃辭衆先歸。剛入室，寶玉亦隨歸。余以指劃面曰：羞乎不羞？寶玉曰：此何爲也？余曰：吾從未見姪媳染病，阿叔乃爲之啜泣。寶玉笑曰：家庭和睦，夫何足異？余曰：和睦者，乃如是乎？寶玉始無語。

宿雨初晴，朔風怒吼，鏡台悄倚，殊怯寒威。乃命紫鵲炙炭於盆，取唐詩讀之。顧心緒煩亂，意殊不屬。乃棄書往尋寶玉，則又不見。於是仍回室中，中心悒悒。若有絕大隱憂，將幕余項而下。夫余心本未嘗有愉樂之日，而要以今次感觸爲最特異。耳畔又時若有人呼曰：黛玉歸也，歸也。噫，余又何歸耶？余久未接南中來書，得勿余父不健乎？然而余來時，余父尙康健如恒，決不至有意外之事。或者寢睡未甯，心思乃因而紊亂乎？乃思不如強自爲歡，以忘愁懣。隨整粧往外祖母室。是日外祖母殊高興，見余笑曰：顰兒，汝粧束殊佳，盈盈直如素心之蘭，脫使汝母見之，不知歡樂至於如何也。余聞語，心又一躍。蓋聞余母頓憶及余父，又憶及頃間之異感，不知果與余父有關係否？於時璉二哥忽持一函入，外祖母曰：誰之書也？璉曰：林……余乃大駭曰：誰以書與我？立自璉手中取書閱之。其辭甚簡，僅曰：『黛玉吾兒見字，余邇來疾病纏綿，念兒綦切，得書後望

黛玉驟聞此
惡耗自然目
眩神昏而作
者竟體貼得
到佳絕

卽整裝南歸。以慰遠念。』雖祇寥寥數語。而在余視之。每字之巨。竟同箕斗室中什物。盡爲所隱。嗟乎。嗟乎。吾今乃知頃間之異兆矣。而余耳中。又似發巨聲曰。趣歸。趣歸。余至此。不復能耐。恨不化身爲鴉。立歸其巢。外祖母見余驚惶之狀。乃力爲慰藉。曰。年老人。自不免於疾病。夫何足憂。吾不日當遣人護送汝歸。以慶團圓之樂。嗟夫。余聞此語。余心滋戚。余甚悔余無故棄余父來京。否則陪侍在旁。亦可稍盡爲子之職。萬一不諱。不孝之罪。將百身莫贖矣。

未幾。余父染病之信。已傳遍府中。余南歸消息。亦已人人爭道。惟護送余歸之人。指派莫定。久久。乃決爲璉二哥。寶玉聞此。戚然寡歡。悲感之容。幾與余等。頻語余曰。妹妹。果歸乎。余曰。父病焉。能不歸。寶玉曰。再來否。余曰。是則不能預定。或者不來。亦未可知。寶玉慘然不悅。曰。若不來。吾將失其良侶。此等孤寂生涯。亦不堪身受。勿若與妹妹一同南行也。余笑曰。此則大奇。汝家中姊妹。凡數十人。卽少一我。又何礙。何苦以此蜜語欺人哉。寶玉急曰。我若欺汝。天其殛之。自此依傍余身。幾如沾蜜之蝶。且時時助余料理行裝。並出其生平所愛之珍珠寶玉。舉以贈余。余均却之。曰。爾留以遺之。寶姐姐。

此皆爲必有
之事而又爲
極難寫之文
作者竟輕
描出我焉得
不拜倒

此乃寶玉推
心置腹之言
黛玉聞之鳥
能不動
一對癡兒女
活躍紙上

乃佳。若在他人聞之，必將怒發而彼殊不以爲忤。且頻頻謂余曰：妹身體在弱際，此殘冬天氣途中，得不畏寒若寒。吾當爲汝備裘。余曰：謝汝外祖母已預備停當矣。彼始黯然而散，然不轉瞬復至。每夕必在余室，久坐不去。余若驅之使睡，卽曰：相聚不久，卽須離散。何苦猶吝此聚談之樂。且妹此去單形隻影，狀至孤淒。若今日握手一堂，他日舟中回味，不猶可少助欣歡耶。嗟夫，惜別傷情，余何嘗不同此悲感。然而余一女子也，烏可以形諸外表哉。

余之行期已定，明日寶玉頹喪之狀至是益顯。夜間慄然入余室，私語余曰：無論姑丈病體如何，吾盼妹妹速來。余笑曰：吾不解汝胡屢以是語。吾來與汝果有何益。且吾之人品學問，均不及寶釵百分之一。有一寶釵足矣，何貴乎余哉。寶玉嘆曰：汝誠不知我心。寶釵幸運之女子，也不惟寶釵卽此府中女子境遇，誰又不佳。命運之可憐者，惟汝一人耳。而此府中能憐汝之命運者，僅一老太太。其次則爲余。故余於汝之此行，萬分不能恣置……余聞至此，心不期一酸熱淚乃潛潛而出。嗟夫，茫茫塵宇，乃竟有人出而憐我耶。然則我於此人焉能無感。寶玉見余哭泣，則又自悔失言，移身近余爲余

孜孜訂後會
之期詎知後
會乃成死局

暮靄蒼茫關
山色死荒江
蘆荻一葉扁
舟此天下第
一淒涼景也
而黛玉以悲
身當之其悲
慘當至如何

揩拭淚痕曰吾爲此言非引妹悲實余平昔所咽之喉中者不能不吐倘此去姑丈而
已愈也自是如天之福妹妹卽留滯南中猶有照拂之人萬一不幸內無期功強近之
親外無應門五尺之重則舍來此更復何之故余於瀕行之時不得不進此一語妹妹
知我定能諒我也余至此不能更忍因語之曰二哥汝勿憂余父勿論生死吾終當來
京與汝一晤寶玉聞此大慰因携余出往見外祖母外祖母觀余至顏色頓呈慘狀隨
出手握余曰吾兒汝身軀多病此去務自調攝萬一事出意外亦無須過悲蓋人生修
短有數未能強求譬之秋風撼樹葉簌簌墮旁觀之人誰不傷之然三五日後繼此葉
而墮者正復有其他之葉後浪前趨在數難免明乎此卽可以節哀矣余俯首應之又
曰途中應需之物吾已命璉二哥交付船中家中事畢務卽速來余曰諾
欸乃一聲浪花飛濺余已在舟中矣兩岸枯樹蘆林咸若爲愁慘之容以送此孤客買
府送行者則均沒於枯樹蘆林之中淡煙暮靄籠罩江干余獨倚篷窗百感交集自思
余自入賈府以來外祖母待我誠可謂天高地厚卽舅母暨諸姊妹亦蔑不慇懃相愛
就中尤以寶玉相愛之情爲最深而今別矣此別以後水複山重更至何時始與諸人

說來凄絕

凡此均為黛玉必有的之感
想作者又能體貼得到
黛玉自與賈府不過戚
申萬不能久
住其中如欲
久住則惟
以身嫁寶玉

重相把晤觀寶玉之意仍盼余來京實則來京以後果又作何收局吾知寶玉必未嘗
思及即吾外祖母亦未必預為之計也吾嘗於靜夜自思吾父如果健全吾之前途猶
或有一綫光明可望否則余之身世瞬即淪於愁苦譬之失舵小舟飄泊於大海中前
無涯岸後無救援狂風驟雨惡浪驚濤方排列似嚴陣向之猛攻其有不桅折檣斷而
死者幾希嗟夫嗟夫吾真無法以逃此浩劫也

余在舟中沉悶異常時時憶及余父縈念既切乃成噩夢或夢余父已死余所見者乃
為枯骨或夢余父尚未死惟見瘦削之面白如枯臘唇翕翕方向余而呼嗟夫真耶幻
耶余不得而知惟余每得斯夢必累余哭泣竟日從者恐余因是致疾力為慰勸余於
是自鎖余心使勿思此乃回念在榮府時種種情況軟香簾角蹴飛燕之花剪彩樓頭
藏嫩鶯之葉或鎖翡翠而為牀草釵鳳鏡鸞之句或拗珊瑚而作筆錄香蘭醉草之篇
姊妹相親何等愉樂嘗思即斷送終身歲月於其中亦復何憾然而余非姓賈氏且為
女子畫閣紅樓安能容余久住如欲久住則惟有……然而此萬萬不能特妄想耳矧
寶玉為人初無定識余歸安見彼不已忘我既已相忘則前情盡付流水更何望其他

此人生至傷
幸時也余不
七歲喪父母
運乖舛與黛
玉殆出一轍
今讀此猶不
禁有風木之
痛

黛玉原籍蘇
州回籍蓋云
回蘇也

……余不俟語畢泣曰父……一字甫出則失聲哭矣余父觀余哭亦掩其枯瞳痛揮
老淚於是一室皆哭久之余拭目視余父顏色已變氣息亦促然猶竭其微細聲曰兒
……汝善自保重言次出其枯瘦之手以握余臂余俯首親其額曰吾摯愛之父兒
心碎矣余父微語曰勿……勿如是吾去矣嗟乎此語以後余遂不復能聞余父慈愛
之聲矣父乎父乎汝何不引手引汝親愛之兒同依天帝耶余至此悲不自勝則放聲
大哭

余父辭世而去於今七日矣七日來余身如入窰窰慘切至無生理長日如患腦病呆
坐無語一切治喪之事余均仰之璉哥幸彼今次偕余南來吾則孑然一身更不堪設
想矣余父在揚究屬客居七尺桐棺終不能棄之異地因與璉哥商議扶櫬回籍璉躑
之蓋余母墳墓原在虎丘若將余父昇往合墓乃至洽當且可以慰先人泉下之心議
既定璉即為余布置方余父在時食前方丈從者數百及今屍骨未寒寅僚故舊均鳥
獸散以狀卜之即余林家全家感疫而死吾知亦必無一人來收其遺骸險薄者人心
也

揚州距蘇原不甚遠。余儕均以舟行。余則依傍余父靈櫬。回思余父來時赫赫耀耀。疇不慕之。余父之意亦欲從此飛騰。以爲家族光。孰料命運不齊。未幾而余母下世。又未幾而余遠行。膝下淒涼。庭幃岑寂。迨至今日。只落得遺骸一束。昇歸故里。傷哉。余父鬱鬱一生。今得其歸宿矣。余儕既抵蘇。卽將靈櫬寄諸蕭寺。璉哥則鳩工治墳地。余此時旣痛亡父。又念亡母。一寸芳心。幾碎成萬片。如李後主所云。此中日夕。只有以淚洗面而已。

余昏惘中聞營葬之事。已告竣。璉哥復催余北上。余以余父墳土未乾。遽舍之而去。於心不忍。婉言謝之。璉曰。汝家旣無近親。一人居此。殊有未便。矧老太太再四叮嚀。囑我携汝同去。倘如汝言。豈不辜負老人盛心。余不獲已。允之。行裝旣戒。卽雇舟行。嗟夫。余又與余故鄉別矣。往者有老父在於余家。鄉猶有未了之情。雖遠別。尙望重歸。今則關係已斷。惟有雙塚淒然存於白楊衰草間。然則此後何時可歸。殊不能定。以余身體言之。花弱。乃不能運其肢體。況復飽經憂患。疾病日增。自今以往。又能挨幾個黃昏。或者此別乃成最後之別。亦未可知。余思及此。黯然泣下。閑瞻四野。覺林樹依依。皆含慘淡。

凄絕使人閱
之淚下

黛玉出京途
中情景既詳
寫之此次入
京若亦詳寫
則成笨筆觀
其寥寥數語
省多少贅文

補叙可卿死

之色一若惜別傷情。乃與余同其感嘆。嗟夫林樹而亦有情。耶余又焉能無感。臘月之晨。曉日作黃金色。破林煙下射。時有油碧之車。駕銀鬚細馬。穿街越巷。止於榮國府前。則余重入賈府時矣。外祖母聞余復至。喜慰不勝。惟一念及余既喪母。復又喪父。又不免爲余傷心。雙袖龍鍾。頻揮老淚。寶玉亦黯然以淚眼向余。於是一室皆哭。頃之外祖母告余曰。汝家既破敗至此。今後卽長居於此。不必南歸。余含淚頷之。寶玉聞余不再南歸。立變爲喜色。曰。吾儕將不患無聚談之樂矣。言次。因告余以別後狀況。並謂甯府秦氏已死。殯儀之盛。爲京都百年來所未有。余笑曰。汝不又痛揮傻淚耶。寶玉一笑而已。嗣又告余。元春已晉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余曰。此事吾已聞之。然則汝將爲國舅矣。是誠當賀。寶玉曰。賀之一字。實不宜加之於我。蓋我覺此等事。殊不足爲榮耀。矧宮門似海。相覲爲艱。骨肉恩情。俱已斷絕。更何足賀哉。余曰。汝又呆矣。脫爲他人所聞。將又笑汝。寶玉笑曰。此語祇許妹妹聞之。他人吾亦不言矣。余笑頷之。余室中經紫鵝打掃。仍存舊觀。余此來原未携他物。惟將家中書籍紙筆。略帶一二。入夕。均檢出贈與寶釵。迎春諸姊妹。寶玉聞信。立奔至。曰。妹妹將以何贈我。余曰。汝耶。汝

元妃歸省來
由

蓋造大觀園

既。不。喜。讀。書。則。紙。筆。無。所。用。吾。無。以。贈。汝。矣。寶。玉。笑。曰。然。則。汝。乃。薄。我。而。厚。諸。姊。妹。余。笑。曰。汝。試。檢。之。如。有。合。用。者。任。汝。需。取。寶。玉。乃。於。粧。奩。內。得。香。囊。一。曰。以。此。遺。我。足。矣。余。曰。此。乃。余。製。以。自。佩。者。不。能。與。汝。寶。玉。携。之。去。轉。以。麝。香。串。贈。余。曰。將。以。此。報。汝。何。如。余。曰。此。自。何。來。寶。玉。曰。前。北。靜。王。所。賜。也。余。立。擲。之。案。頭。曰。既。經。臭。男。子。手。吾。不。要。寶。玉。悵。然。携。之。返。

賈。府。近。日。忙。碌。殊。甚。緣。今。上。體。貼。萬。人。之。心。謂。世。間。至。大。莫。如。孝。字。父。母。兒。女。之。情。人。人。皆。有。宮。內。嬪。妃。才。人。等。皆。入。宮。多。年。拋。棄。父。母。離。別。家。鄉。於。孝。道。殊。有。虧。損。因。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然。又。恐。此。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降。不。世。之。隆。恩。凡。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准。其。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以。盡。骨。肉。之。私。情。以。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一。下。男。男。等。遂。忙。碌。蓋。造。別。院。以。迎。元。春。繪。圖。量。地。鳩。工。庀。材。至。日。無。暇。晷。其。地。原。擬。另。採。繼。以。另。採。不。便。遂。就。東。府。花。園。起。至。西。北。共。三。里。有。餘。此。三。里。中。乃。須。一。配。以。亭。台。樓。閣。工。程。不。爲。不。大。並。命。人。往。姑。蘇。購。買。女。子。教。以。戲。劇。此。外。並。招。有。小。尼。

道姑等教以念經誦咒。各種布置富麗堂皇。實則賈妃省親僅一日事耳。何須如此張皇。於此益知賈府之奢侈矣。

蓋造大觀
頭年殘冬
事至此已
年此一年
賈府諸人
半礙礙於
半礙礙於
省事故畧
未記

上
鑄噴活現紙

白駒易逝。歲月如流。瞬息間一年將盡矣。而此一年中藥爐茶鐺刺繡吟詩雜事。繁人雅無可記。近聞省親別院工程已竣。早間寶玉同二舅往遊。並擬題聯額甚多。余正同外祖母閒談。忽見寶玉如太原公子。襦裘而來。腰間所佩什物一件不存。問之則已賞人。余疑其將日前所作荷包亦同分給。不免令人失意。遂無語回房。見所結香袋。因念荷包既可給人。香袋獨不可另賞。且渠之爲人喜新厭故。毫無定情。在余前則似不足於寶釵。焉知見寶釵不又以余爲可棄耶。因嘆曰。古人云癡心女子……語至此回首瞻顧。適寶玉至。手香袋顧余曰。精工至此哉。余聞語忿甚。急取剪之。寶玉來奪而袋已破矣。寶玉詫曰。此何爲哉。余曰。不剪亦徒作人賞賜之品。果何用哉。寶玉悟乃從衣內解一物與余曰。心情所鍾。豈同凡物。幾曾見吾以妹所手置者轉給於人乎。余深悔莽撞。又不便轉環。只兩頰紅暈低頭無語而已。詎寶玉不余諒。將荷包擲余曰。既不願給。謹以奉還。余此時愧悔交集。如萬鎊叢身一縷幽憤。無從發洩。計惟向小奚囊以自抒。

大觀園費一
年工程始築
竣欲將其亭
榭之幽勝一
木之葱籠上
一鋪之紙花
極不易爲事
也而此段偏
能媚此段出
毫無遺漏神
工鬼斧佳妙
無倫

噴怒耳。寶玉見余持剪，急捉余手，笑曰：「妹勿生氣，如肯見給，還得佩上。」余曰：「始捨之，而終取之，高潔者固如是乎？」寶玉一笑而去。既而回告曰：「妹妹如不我棄，乞另惠香袋一襲，如何？」余雖未諾，而心已許之。

日來天氣甚晴，寒風亦漸柔，輒外祖母以二舅之請，同余及諸姊妹往別院遊覽。院界兩府中，可三四里，迎門一帶翠帷擋住，遙見白石巒峻，或臥或立，或如跌坐之僧，或如蹲伏之獸，縱橫拉立，驟見之駭人心目。中間羊腸小徑甚幽，曲循徑入石洞，老樹參天，敗葉當路，一道清泉紆回縈復，瀉於石罅之內，過數武折而北，平坦寬豁，兩旁飛樓插空，其半沒於山坳，樹杪間俯視清溪瀉瀉，玉石磴穿雲白石，闌杆環抱，沼沚其間，石梁跨港者爲沁芳橋，橋有亭爲沁芳亭，橋之西南曰議事廳，再西爲梨香院，出沁芳亭過池，則精舍數楹，有千百竿脩竹掩映其中，一山一石一花一木無不著意點綴。後院有敗蕉頹臥，幹猶著摻白色，牆下開溝尺許，引泉一脉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爲有鳳來儀。余至此，覺水清如鏡，鑑人毛髮，微風動竹聲，琅琅然如午夜簫聲。私念若能長住此間，對月鼓琴焚香讀書，眞神仙不啻也。然當殘月曉風時，聽蟲聲唧唧。

不免增人惆悵耳。由有鳳來儀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隈。隱見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杏花百株。插入天表。霜後病葉望風先落。裏面茅屋數椽。外植桑柘檉榆之屬。短籬及肩。野畦畔置桔槔轆轤數事。有石題曰杏帘。在望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於樹梢。鷄鳴狗吠。煞是田家風味。是爲稻花村。取柴門臨水稻花香之意。出村過山坡。穿欄度榭。至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到芭蕉鴨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隙。有枯蘿倒垂。沿石罅如補綴狀。下則落葉斷萍浮蕩。其中曰蓼汀花溆。至此分水陸二路。余欲乘舟。而船工未成。乃從山迂道攀藤撫樹。見水波蕩漾。曲折縈迴。兩岸衰柳棲鴉。荻花欲語。稍西一朱欄板橋。逾橋而南。有一所清涼瓦舍。門內突出。挿天玲瓏。山石四面旋繞。房屋悉皆隱蔽。異草牽引。穿石脚。惜皆枯死。如值春夏。其色香當異。房之旁皆遊廊。綠窗油壁。清雅更自不同。曰蘅芷清芬。聯爲一吟。成豈蔻詩。猶艷睡足荼蘼夢也。香一云。余至此覺四肢嬌軟無力。極欲少息片時。忽外祖母顧余而言曰。黛玉得毋勞乎。余曰諾。乃進院休憩。浣盥更衣。勞稍減。出院數武。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聳。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規模宏麗。氣象莊嚴。是爲正殿。殿外玉石

牌坊。龍蟠螭護。後面有樓。聳立雲際。繞樓而西。爲大主山。山脊爲凸碧山莊。下爲凹晶館。陰陽相背。山水遙遙相對。過此至一橋。水如晶簾。奔入沁芳園。逾橋行長廊。曲洞方廈。圓亭甚多。遙望紅梅大放。如天半朱霞。映人臉際。生暈。雖天桃紅杏。無此妖艷。俄見前面院落一所。小徑引入。夾道山花迎人。穿竹籬。至月洞門。見粉牆環護。老樹遮堂。院中點襯。山石花木。頗具風致。題曰紅香綠玉。其中雕鏤精工。設色華藻。唐花滿座。直同綴綵之株。鏡影迷離。似入水晶之室。花團錦簇。剔透玲瓏。真乃人間天上也。出後院門。見清溪前阻。水從閘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由村莊分導于西南。自牆下出。溪旁大山橫斷。沿山脚轉出。則平坦大路。現于前。卽園盡處也。此中位置點綴。聞係某清客手筆。想其胸次。包羅不少。邱壑真乃造化在手者。

庭燎繞空。羽觴醉月。士女傾城。金吾不禁。時已至上元之夜。元妃早諭今夕歸省。賈府忙碌。布置省親諸儀節。致嘈雜異常。既而人聲漸靜。遙見龍旌鳳翼。繡羽鸞輿。隱隱鼓樂之聲。數十人捧金色繡輿。緩緩而來。則元妃至矣。妃既至。舅輩恭迎入省親別院。曲曲折折。鸞輿不便於行。乃登舟眺覽。是夜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映于水內。化

於此極熱鬧
中黛玉乃有
此遐想作者
真善於揣摩

爲千百萬。蓋上下爭輝。驚心眩目。俄而舟入石港。見題爲蓼汀花溼。元妃卽諭去蓼汀二字。舟臨內岸。至石坊。換題省親別墅。入行宮。至正殿。升座。受禮。茶三獻。止樂。更衣。備省親車。駕至外祖母正室。欲行家禮。外祖母跪止之。元妃悲從中來。手挽外祖母。及二姪。別況。覺千頭萬緒。無從說起。只有低頭無語。嗚咽對泣而已。余見此。因念生離死別。一例難堪。顧元妃雖宮門萬里。而今上有此曠典。既可歸省。又能入覲。而余怙恃早失。永無見期。如斷梗隨風。飄集其傷心。又當何如。耶。思至此。涕淚交垂。至不可仰。轉念余之才色。自謂無兩。倘得偶寶……思時。面乃一頰。然果能如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卽姊妹輩。亦可常相往來。骨肉團聚。樂何如之。較元妃格於嚴禁。無一毫骨肉之親者。似稍有間。然而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余又能必其事之成。耶。是時兩念交戰。旣悲且愧。一縷暈紅。直緣粉頰而上。乃力鎮其心。勿思。又聞元妃含淚曰。今雖富貴。骨肉分離。反不如田舍之家。蓋鹽布帛。承菽水之歡。遂天倫之樂。旣然如此。徒哭無益。矧覲面良難。今日不笑。樂反作楚囚對泣。耶。旣而筵宴齊備。請元妃遊幸。遂同步至園。登樓步閣。涉水跋山。徘徊眺覽。極加讚賞。錫名曰大觀園。又改數處顏額。於是先題一詩。次三春。

聖至此始名
大觀園

此段乃寶黛
調情鬥趣之
始

活潑一對癡
兒女

寶姐與余各一額一詠。惟寶玉賦五律四章。題爲瀟湘館。蘅蕪。怡紅。澹葛山莊也。澹葛山莊卽杏帘在望所改。餘卽爲有鳳來儀。蘅芷清芬。怡紅快綠之舊。余因寶玉搆思太苦。遂代吟最後一律。比晉呈。又爲元妃所賞。詩旣畢。演戲。戲闌。卽頒賜物。外祖母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杖一。伽楠念珠一。大二始以下。其賞賚有差。卽奶娘鴉鬟優伶廚役亦得沾恩澤。時漏盡天欲曙。太監啟請回鑾。元妃欲止不能。欲行不忍。雙淚盈盈。哽咽不能成語。祇得勉強登輿去。斯誠昭陽鳳藻承恩寵不及盧家有莫愁矣。

春日微寒。悶人欲損飯後益德。乃就枕小睡。忽寶玉來推余曰。飯後卽睡最易。致疾。盡步園以排遣乎。余且眠且應曰。昨厮混一夜。渾身酥軟。俟小憩一刻。汝可至諸姊妹處略坐。寶玉曰。除妹妹處。吾覺別人都無可親者。吾兩人共憩一枕可乎。余不忍過拂其意。遂將余枕給之。而已另取一枕。方睡。適見寶玉腮際有指爪痕。問之。則胭脂膏所濺也。余爲之取巾代抹。寶玉手余衣笑曰。袖中何物。嗅之如逢……令人魂酥骨醉。余曰。余雅不喜薰香佩屑。旣無羅漢真人送給。又無兄弟哥哥代製。豈別有奇香乎。寶玉知余言實含諷意。便呵其兩手觸余癢。余笑謝之。且曰。余有奇香。汝有暖香。香否。寶玉不得

何等嬌癡何
等纏綿余讀
至此余骨亦
醉

解。余嘆曰。蠢才。汝有寶玉。渠卽有金鎖。相配。詎渠有冷香。汝獨無暖香。堪匹耶。寶玉顧予而笑曰。方纔求饒。過後卽肆。急伸手如前狀。余強捉其臂。求宥。於是重複倚枕閒話。余以手帕加面。故若不聞。忽寶玉莊顏厲色曰。妹妹亦嘗聞揚州一故事乎。余見其言之鄭重也。問之。寶玉曰。揚州有山曰黛山。之內一洞曰林子洞。余曰。爾又胡謔耶。余生長其地。向不聞有此山洞。寶玉曰。天下名山大川。除太史公酈道元外。何人能一一周知。余請竣其辭。寶玉曰。洞中有耗子精甚多。一日老耗升座議事。謂現在洞中菓品。最少。必須打劫預貯。乃拔令箭一枝。遣小耗前去偵視。俄小耗回稟山下廟內。菓品米豆最多。卽香芋一項。已不可勝計。老耗大喜。卽時點耗前去。偷米偷豆。各領令箭。訖。惟剩香芋一種。又拔令箭問誰偷香芋。只一極小弱之小耗應曰。小將願往。老耗弱之。小耗曰。我雖年小身弱。然法術無邊。口齒伶俐。只搖身一變。變成香芋。混在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用分身法搬運。老耗欲試其變法。小耗卽搖身一變。竟變成一沉魚落雁小姐。老耗曰。原說變香芋。如何變成小姐。小耗笑曰。汝但知菓子爲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小姐。纔是香玉乎。余聽至此。急起以手擰其口。寶玉亦向余求恕。纏綿癡

黛玉心中所
最忌者厥爲
寶釵故必思
及此

史湘雲出場
矣

一語而諷及
二人寶玉亦
覺難堪

愁實極。閨中之樂。余頗信寶玉視我較他人略有不同之處。然而來日方長。安見無他。變故矧寶釵者狡猾人也。軟語溫言。頻來勾引。其結局正未可預料。嗟夫。斷梗飄萍。歸屬何所。惟有聽造物之低昂而已。

晨餐既畢。史湘雲來賈府賀禧。與余一見如故。余見其豪邁之概。如瀟湘雲夢不可端倪。心雅愛之。寶玉聞湘雲至。急來相見。寒暄已。湘雲問寶玉適自何來。寶玉應曰。寶姐姐家。余笑曰。差幸渠儂羈絆不然。早聞聲飛至矣。寶玉曰。只許與妹妹解悶。獨不許與寶姐姐往來耶。余曰。去否。關我底事。又無人央汝解悶。從今後。余之歡愁歌哭。請勿過問。言次。卽別湘雲回房。寶玉踉蹌奔至曰。妹妹又生氣乎。縱我有失言。史妹妹初來。儘可同渠歡笑。奈何獨來此。納悶乎。余曰。何勞拘管。寶玉笑曰。我固不敢。獨不惜千金之身軀乎。余曰。作踐身軀。不過一死耳。吹縵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寶玉嘆曰。妹妹何苦哉。新春歲首。毫無禁忌。言次。寶釵忽入曰。史大妹妹耑候。卽挽寶玉去。余益憤。雙淚盈盈。偷沁眼角。而出。俄而寶玉仍來。余見之。抽抽噎噎。不能自遏。寶玉則款語溫言。來相勸慰。余曰。汝去矣。奚又來爲生死。憑余自有人同汝來往。且較余善讀。善作。善寫。善說。笑。

此乃寶玉心
坎中語直爲
黛玉逼出

相見即冷嘲
熱諷宜湘雲
之入釵黛也

善體貼人情。汝去矣。奚又來爲寶玉聞余言。乃移首近余耳邊。低聲曰。妹妹聰明。豈不聞疎不間親。後不借先之說乎。我雖糊塗。頗知此義。且吾與妹爲姑舅姊妹。寶姐姐則兩姨姊妹也。論親戚。渠較妹疏。矧妹初來吾家。吾兩人食則同席。寢則同床。自幼便爾親密。寶姐姐來時短。其情感亦較妹輕。吾豈肯爲渠疎妹耶。余聞言。心爲一慰。卽轉面顧寶玉曰。汝誤矣。余並非欲汝疎寶鵝頭。余自有余之心耳。寶玉曰。吾亦自有吾之心。妹之心。只知妹之心。絕不能知吾之心。恨不能如安藏金之剖腹。掬此心以相示也。余半晌無言。兩日直射寶玉之身。適湘雲含笑而入曰。愛哥哥。林姐姐。汝兩人日日厮守。竟無微暇。同我少憩乎。余笑曰。替不忘視。跛不忘履。咬舌子偏喜。曉舌何至。二哥哥別爲愛哥哥。倘若趕圍棋。則應呼么愛三矣。相與一笑而罷。

春夢婆娑。老不知醒。覺有人在床畔。急睜倦眸。一視則寶玉代雲兒覆衾也。余訝其早。寶玉曰。人家具午餐矣。余使寶玉至外間呼雲兒。令醒衣畢。寶玉復進。坐鏡台側。視余與湘雲梳洗。旣已。寶玉卽就湘雲殘水盥漱。湘雲不可。寶玉笑曰。得沐餘芳。爲幸多矣。有何不可。又曰。妹妹能爲我理髮乎。湘雲搖首示否。寶玉央告再四。始爲編成而去。

越日。余至寶玉處。適寶玉他出。因檢書得莊子外篇內一紙。墨迹淋漓。則續胠篋一段文字。曰

焚花散。麝而閤。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閤閣之美。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余讀畢。不禁失笑。遂續一絕其後。

無端弄筆欲何云。勸襲南華莊子文。不悔自家無見識。卻將醜語詆他人。題畢。仍夾之書內。使寶玉見之。又不識如何結想矣。

今日二十一日。爲寶釵生辰。余似有倦意。且不願雙眼眈眈看人家錦爛。以故倚枕小憩。忽寶玉含笑來言曰。餐已具。戲亦卽開演。妹妹喜聽某齣。可先告我。余嗤之以鼻。且曰。既如此。應特僱一班唱與余聽。乃借他人之光。以樹情乎。寶玉曰。此亦何難。遂携手同出。飯後點戲。第一齣西遊記。次劉二當衣。次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曰。汝輩聽戲。最喜熱鬧。不知熱鬧卽爲冷淡之根。且枝葉牽連。雅無意趣。寶釵曰。醉鬧五台山一齣。

爲北點絳唇。音節頓挫。聲調鏗鏘。排場既好。詞藻更佳。內中一隻寄生草。更爲妙絕。寶玉請述其文。寶釵卽念曰。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拍膝搖頭。稱賞不已。余笑曰。如何未唱山門。卽行妝瘋。乎衆均失笑。戲既闋。外祖母極賞小旦小丑二角。命人帶進。問年歲。賜肉菓賞錢。不已。俄鳳姐指小旦笑顧衆曰。此角活像一人。湘雲以余擬之。寶玉急向湘雲睨眼。衆各無言而散。晚間忽聽湘雲命翠縷趣裝。準備返里。寶玉曰。妹母乃誤會吾意。乎林妹妹心思極多。他人明知而不肯言。妹獨首先揭出。豈不防見罪於渠耶。我所以禁之以目者。乃特別關切。反因是見惱。真負吾一片苦心也。湘雲曰。汝之令色巧言。不必向吾傾吐。吾原不如汝林妹妹。他人任意取笑。到無不可。吾一啟口。卽有不是。渠爲主子小姐。吾乃奴才鴉頭。吾何敢望渠。寶玉曰。吾如有壞心。立刻化成灰燼。俾萬人踐踏。湘雲曰。此種歪言惡誓。只合說給那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汝者聽耳。言次忿忿而去。俄聞履聲橐橐。知寶玉來。余房

湘雲之言如
彼黛玉之言
如此寶玉殆
左右做人難
矣

余急起閉門不聽其入。寶玉在窗外千萬央告。余東風馬耳。雅若不聞。久之靜悄無言。余疑其已去。乃徐起開門。見寶玉呆鶴立垂頭無語。余甚憐之。門亦未便再閉。寶玉隨進曰：「凡事有現在之果。卽有過去之因。必明白宣布。方不使人委曲。妹無故着惱。究竟因何而起。余漫應曰：「余亦不知因何而起。余固給汝輩比戲子與人取笑者。寶玉力言並未比笑。余曰：「汝尙欲比欲笑乎。汝不比不笑。更甚於人之比笑。此一節猶可恕。再汝與雲兒眉眼傳語。是何用心。想渠爲公侯嬌女。余乃貧民鴉頭。渠與余笑談。余若反聲卽爲自惹輕賤乎。汝用意固佳。奈渠不領高情厚誼。何寶玉半晌不言。一似有所思者。遂轉身怏然而去。余迴思無趣。愈加苦惱。正所謂香冷繡幃人意懶。熱場經過轉添愁也。

夜涼人靜。兀坐亡言。命雁兒與紫鵲在房無他適。余託尋襲人欲偵寶玉動靜。比至則已睡矣。余卽轉身欲回。襲人笑止曰：「請稍俟須臾。卽手一箋與余。余接視。乃一偈一詞讀之曰：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云可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讀未竟。顧襲人曰：是亦無緊要者。言次，袖歸與湘雲同看。適寶釵在座。余笑曰：此乃寶姐姐之過也。寶釵急視之。見後又有寄生草一調。因念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讀畢，笑曰：道書機鋒，最能移性。寶玉之悟，乃吾一隻曲子所牽引者。如真存此念，則我成罪魁矣。遂團縹付之於火。余笑曰：且待余一問。儘可收其邪念。三人同至寶玉處。問曰：寶玉至貴者，寶至堅者，玉汝有何貴？汝有何堅？寶玉不能答。寶釵與湘雲笑曰：如此愚鈍，還想參禪。余又曰：汝偈末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妙。以我思之，還未盡善。因續二句：『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鼓掌笑曰：如此方悟徹。昔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以衣鉢傳之。今日偈語亦同此意。但方纔所問機鋒，尙未完結。余曰：既不

開放大觀園

能答。就算輸了。以後再不許汝談禪。卽余所知所能者。汝尙不知不能。則余等知覺在汝之先。余等尙未解悟。汝猶欲自尋苦惱。去參禪耶。寶玉笑曰。誰又參禪。不過一時感觸。聊書此以遣我積悶耳。於是相與言笑。不復有如何氣苦。然非有余一難。則寶玉癡念縈逗。又不知作如何究竟矣。

瀟湘館景緻

自元妃歸省後。大觀園封鎖謹嚴。無人賞玩。值此明媚春光。竟無斗酒雙柑。點綴佳趣。眞使花柳無顏。水山落拓矣。忽內監傳元妃諭。命余姊妹等往園居住。衆聞甚樂。外祖母則命人安設簾幔床帳等事。既竣。寶玉問余曰。園工既竣。汝思住何處乎。余躊躇應曰。我想居室太華。則俗太質。近陋遠其俗。而剪其陋。則莫如雅靜瀟湘館。一道曲欄。幾竿脩竹。院中清潔。澗蜿蜒。自石砌度出。春雨則紅駛。桃花秋風則涼飄。竹箭于夜涼人靜時。焚香伴讀。對月揮絃。其清遠絕俗。直不啻人間天上。妹將移居此間矣。寶玉鼓掌笑曰。適合吾意。妹卽不言。吾亦位置汝於此。吾卽住怡紅院。兩處相距咫尺。便於過從。妹以爲何如。余笑應之。一日二舅遣人回外祖母。二月二十二日。日干最好。命余儕

衆姊妹入園矣

於是日進園。於是分派收拾寶釵居蘅蕪院。迎春居綴錦閣。探春居秋掩書齋。與

怡紅院景緻

蘅蕪院景緻

蓼花軒稻香村則珠太嫂所喜者。余與寶玉仍居怡紅瀟湘耳。部署既畢，卽散步至寶玉處。見几淨窗明，陳設亦別致華麗。院中綠楊十餘株，蕉半之，西府海棠一，山石數點。名花多本，欹斜於曲欄竹架間，有含苞者，有半放者，香風繡帶，蝶影迷離，極人間之濃艷。已而至蘅蕪院，寶釵方指揮侍兒陳列玩具。余轉至窗外，開眺見嫩芽冒土，秀色可餐。柔葉翻風，濃茵如畫，不禁朗吟江文通春草碧色春水綠之句。方欲至三春及珠嫂室一訪，而筋疲骨憊，足蹶蹶如有循，蓋屐齒未折，遊興已闌，遂逡巡而歸。入園之明日，仍擬竟前志。適寶玉手一紙含笑而來，曰：「昨燈下草就四律詩，呈妹妹一粲，並請稍加斧削。」余讀之，乃四時卽事也。

春夜卽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余讀至此，不禁點首稱善，遂重吟一遍，曰：

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爲我曠。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藹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鷓鴣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吟畢默玩一回笑。向寶玉曰。此一首極佳。松影一聯足可與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相抗。三聯亦新艷。四詩相較。以此第一次春夜。夏秋二首稍差。以其中不免穉弱耳。汝以爲何如。寶玉首肯。再四曰。所評極是。此二首原不佳。卽春冬二首亦並無過人之處。不過候鳥秋蟲自鳴得意耳。言次同寶玉至秋爽齋。秋爽齋者卽秋掩書齋。

秋爽齋景緻

稻香村景緻

紫菱洲景緻

此段於衆姊妹入園夾叙各處景緻與前專叙大觀

之別名也。亦曰曉翠堂。在瀟湘館左偏。探春居之。階前植梧桐十餘本。幹挺立不少。阿曲枝葉交覆。濃陰滿地。有不及交者。日光輒從漏罅中射入。映地作圓圈。如鋪金錢。稍左。丹桂四株。松間之。右則假山屹立。草生其上。左右紛披如垂髮。幼女至足樂也。賞玩未已。而探春出笑曰。何來惡客。不告主人。竟敢嘯咏。其間余笑謝之。卽邀同至綴錦樓。及惜春處。探春曰。汝尙不知耶。惜鴉頭嫌蓼花軒風景不佳。已移往藉香榭。迎姐姐亦移向紫菱洲矣。於是便道至稻香村。遙望一色杏花如錦。如火隱隱露茅屋數楹。竹籬一道。曲折一循。其地勢籬外菜畦。繞屋花發時。鋪地如氈。畦外爲麥圃。每微風飄動。一波數折。與菜畦黃綠相映。成趣。循徑而南。一路桑柘。有小鬟數人。攜籃採葉。堂中紙窗木榻。一洗富貴之習。余極賞之。寶玉殊不以爲然。余呼珠大嫂。則已他出。遂至紫菱洲。係傍山臨水。一帶竹房。荒徑迂迴。兩行垂柳。隨風飛舞。點首作迎人狀。其中雜以桃杏。蔽日離天。門前綠添新漲。菱葉浮水面。柳陰下小舟二三。蓋備以采菱者。寶玉趣余登舟。余亦不及招呼。迎春竟打槳至藕香榭。榭蓋池中。四圍臨水。往來皆以舟。左右有迴廊迂縈。曲折迤邐。至西南隅。有橋跨水。接峯。係編竹爲之。行則有聲。殊別致。舟行甚遲。

園景緻絕無
重複之弊
字新穎四
俱到活筆
力之靈活
至如此

此中有深意
曉人難俱詳

緩時見黃甲紫鱗青鳧白雁出沒於蘩藻煙霧之際寶玉顧余而笑曰此真絕妙一副
春江煙水圖也余笑頷之

困人天氣夢惺惚花事珊瑚最懊儂對景生愁不覺芳情流水矣於是手條帚肩花鋤
鋤上懸紗囊一襲度出香閨遙望沁芳閣畔落花如雨芳草沾天寶玉手一冊書往來
蹀躞將花片向水內飄放忽回首見余至笑曰妹來恰好正可代吾收拾矣余曰落花
流水固爲佳妙但出山泉水濁恐至前溪仍將清明艷麗之質陷於卑污不如以錦囊
絹袋收其艷骨埋之淨土豈不較飄泊糞溷之爲愈耶寶玉聞言欣然曰俟吾放下書
來一同收拾余問其何書曰不過中庸大學余審其誑堅求之寶玉曰妹看不妨特勿
令他人知之其文章之妙使我焚香拜倒妹見之寢食俱忘矣余急取觀之乃爲西廂
記朗讀一過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讀竟兀自默默記誦寶玉曰會真之文妙乎余首
應之寶玉笑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余聞之雙頰驟赤如泛桃
花怒曰汝敢將淫詞艷曲內不經之語拈來欺余余卽向舅姑告訴一評此理言次反
身欲行寶玉急上前謝罪指誓天日且承其悔余見其情狀堪哂不覺笑曰原來也是

一路聽來載
斷載續情景
逼真

個銀樣蠟鎗頭寶玉曰祇許汝筆下謔文不許我口中曉舌吾亦出首去矣余笑曰汝能過目成誦余獨不能一目十行乎於是藏書埋花訖適外祖母遣襲人命寶玉去東府問好余亦悶悶回房剛至梨香院外忽聽笛韻悠揚歌喉婉轉余傾耳靜聽內唱云「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至此愈覺感慨纏綿不能自己私念戲中有如此好文可惜世人未能領會徒知看排場聽熱鬧耳因止步再聽又唱云「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二語一入余耳分外清澈一時心動神搖如癡如醉默念余林黛玉自幼纖小溫柔嬌羞婉轉雖不敢云西子毛嬙卻也算女兒顏色艷如花矣但愁多病劇而遭逢又常不可人意自憐薄命恐不免流年似水耳

奇花引蝶好鳥呼人女紅課罷情緒無聊於是悶悶步至院中四望無人見新筍出籬殊娟秀可愛剛至怡紅院外聽笑聲隱約乃李宮裁鳳姐及寶釵在坐余笑曰有不速之客四人來矣鳳姐曰昨所奉茶葉女陸羽以爲何如余未及答寶玉曰味殊不佳余曰我覺氣味寧馨較平常所用者佳寶玉聞余道好卽欲轉贈鳳姐曰餘剩頗多明日

女兒心性體
貼入微不知
作者從何處
想得妙絕妙
絕

骨狀如見我
讀之猶覺毛
骨悚然

遣人送至。且有事相煩。余笑曰：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纔吃汝家茶葉，卽當供人使喚。鳳姐曰：既吃吾家茶，如何不作我家媳婦？言次，衆人大笑。余兩腮紅漲，俯首不語。寶釵笑曰：二嫂之談諧，直不啻東方曼倩。余曰：談諧乎？不過貧嘴賤舌，討人厭耳。鳳姐曰：汝作我家媳婦，果何虧於汝？言次，指寶玉曰：汝試觀之。此種人物，配不上乎？抑門第家私配不上乎？鳳姐發一言，余心卽跳躍一次。霎時覺奇樂沁心，竟不審其爲悲爲喜。嗟夫！余誠無所諱。余自至賈府以來，外祖母卽有結婚寶玉之意。顧爾時年齒尙穉，猶爲不急之務。日復一日，蹉跎至今，遂無復有榮念者。何圖鳳姐今忽提議及此，其爲眞耶？僞耶？抑用以鬥趣耶？如其爲眞，何以不自外祖母之口而出？自鳳姐耶？嗟夫！僞耳！用以鬥趣耳。矧猶有金玉姻緣之邪說橫亘其間乎？凡此感想，其經過余心中，不一秒鐘。卽杳覺此身恍惚，不能自主，遂別去。剛至院外，寶玉呼曰：林妹妹盍少留。吾有一語相詢，亦願聞乎？余轉至寶玉床畔，問其何語。寶玉携余手，雙眸注視，余面含笑，不語。余不覺臉際生暈，急欲脫手去。忽寶玉極言頭痛，余曰：阿彌陀佛，如此方……言未竟，寶玉慘呼一聲，身一躍高三四尺許，如飲鏃之蛟，上下翻騰，不可制止。口中無正音，作天神。

極忙迫中而
夾寫黛玉心
事如畫是閒
筆是正筆

黛玉極力掩
飾寶玉極力
掩飾兩人情
景如繪

地。鬼不倫不例之讓語。余驚愕莫似。急報知外祖母暨舅姑諸人。均來省視。放聲大哭。正忙亂間。忽見鳳姐手大刀一髮。鬚鬚然兩目直視。大喊而入。殺鷄屠狗。無不應手。而決衆急奪刀。昇至外祖母處。求神問卜。請醫覓藥。紛紛蕩亂。而二人殊不少減。如此者三日。次晨寶玉睜目。顧外祖母曰。今以後吾可不在此。將去而他之矣。余聞之心痛神馳。肝腸欲裂。而又未敢形之於外。既忽聞空中宣佛聲。遙見癩和尚同一跛道士冉冉而下。向二舅稽首曰。稔知府中人口欠安。特來醫治。因將寶玉所佩之玉除下。向之忽笑。忽嘆。忽啣。啣而語。忽摩弄而啐。法畢。揚長而去。於是鳳姐寶玉漸甦。余心慰甚。不覺失聲號佛。時寶釵在坐。笑而不言。惜春問之。答曰。吾笑如來。既欲化度衆生。又欲保佑疾病。且欲管人婚姻。豈不較世人尤忙乎。余曰。汝輩了不長進。專同鳳鴉頭學。嘴舌真乃邪人。無正論也。言次悻悻而去。

寶玉與鳳姐病。自癩僧醫治。居然日漸痊可。某日之午。余閑愁。紆鬱。骨酥酥欲睡。倚枕長歎曰。鎮日價情思昏昏。忽寶玉在窗外笑曰。緣何鎮日價情思昏昏乎。余自覺忘情含羞。妝睡寶玉徑至床邊。欲扳余身。余翻身起坐。笑曰。女兒家午睡。汝如何闖入。

平生第一關心事

寶玉不及答。卽對坐笑問。余曰。適問云何。余曰。無之。言次。紫鵲入。寶玉曰。請將佳茗。給吾一杯。以潤渴吻。可乎。余曰。且先與我取水。紫鵲曰。渠爲來寶。應先給茶。寶玉笑曰。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舖床。余聞語。厲色曰。寶玉。汝學得外間村言。書中邪語。來說給余聽。以取笑樂。余竟成爲解悶之玩物矣。余且行且哭。將欲赴訴於舅。母寶玉急掣余手。不聽前卑詞。懇告。忽襲人來言。二舅遣人呼喚。寶玉聞命。如霹雷一聲。魂驚魄悸。忽忽別去。余亦將此事置之度外矣。

真有此情理讀之駭然

我亦不堪况
觀卿乎

余獨坐無賴。且記。置寶玉至二舅處。有無別故。遂出門。至怡紅院。剛過沁芳橋畔。見各色水禽在池浴。水上下。羞池文彩。爛灼不覺愛而忘倦。及至怡紅院。則門已閉矣。卽歎關扣門。內答已睡。余素知寶玉之鴉頭。性情嬌惰。或未聽真余之聲音。乃大聲使之聞之。內亦使性應曰。憑汝爲誰。二爺叮囑。一概不許放進。余聞言氣不能耐。擬究其竟。轉念。余父母早失。無怙無恃。現依棲渠家。外祖母雖尙親愛。然終屬寄人籬下。如認真愜氣。實覺無味。正進退維谷之際。遙聞一陣笑語之聲。隨風飄至。傾耳細聽。乃寶玉與寶釵二人。一路言笑。余此時愈覺難堪。因憶午間之事。必寶玉疑余告訴。故爾相戒。絕余

宋人語錄云
聽夜半鐘聲
便覺此心也
特不住盪卿
得毋似之

但余何嘗告汝。既不探問事實。又不原諒余心。今日見拒。豈明日亦不相見乎。於是愈思想。愈氣悶。愈傷感。不免悲悲切切。嗚咽不已。淚珠如貫珠。下注。忽雙扉闔然。遙見寶玉送寶釵出。余急隱身花影。俟其去後。卽回房卸妝欲睡。而心緒萬端。殊難收束。祇得倚床。兩手圍膝而坐。聽譙鼓聲。隨風斷續而已。

自今以往。余始知天下最難測者。乃爲人心。余曩者恒覺寶玉視余情意纏綿。實較他人略爲親密。由今觀之。皆一僞字耳。大凡男子自襁褓中。卽帶一僞字而來。彼日惺惺惜惜。不過視爲消遣之計。其視女子。則一玩物耳。乃鳳姐猶以好姻緣來相絮聒。以我思之。寶玉必不願卽願我。亦不欲偶此薄情之人。一段姻緣。祇有讓彼金玉相證耳。思及此。雙淚涔涔。自枕畔流出。睜目視之。則窗衣漸白。曙色已穿檻而進矣。

一宵未寐。精力愈疲。晨起推窗。見落英滿地。曲水流紅。蕭索之象。令人頓生悲感。回思昨夕敲門被拒事。尤覺索然寡歡。於時紫鵲舀水入。笑曰。今日芒種節。園中姊妹均擬擺設禮物。祭饞花神。姑娘盍往與會。余懶然應曰。茲亦擬往。紫鵲遂爲余理粧。既畢。出至院中。忽見寶玉跨門而進。見余笑曰。好妹妹。昨日之事。果告太太否。累我懸念一夜。

撲蝶一段小
文字而三人
口吻神情無
不逼肖作者
極力摹寫不
肯放鬆一步

此段爲葬花
詞蓄勢而寫
不得纏綿俯
爲難能不沾
最貴

乃至失眠。余置不理。逕出院門。則見小鴉鬣忙碌殊甚。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千旄旌幢等物。以綵綫繫之。枝頭微風吹之。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姊妹行均衣麗服。幾使桃羞杏讓。燕妬鶯慚。見余至。羣笑逆之。曰：懶鴉頭。豈至今纔起耶。余曰：昨宵失眠。故起稍晏。因與循視各處。忽見寶釵匆匆持一蝶至。笑曰：趣拈綵線來。余已撲得鳳子在。當縛之以供玩賞。李執曰：何苦虐待生物。是雖蟲豸。亦有生命。雙雙翩翩。花間干卿底事。乃必折其羣。始快寶釵。曰：訪翠搜紅。行止無賴。故縛之爲名花吐氣。余索蝶視之。彩衣翩跹。香鬢搖曳。態頗可憐。因縱之振翅飛去。於是衆亦漸散。余遍視寶玉不見。遂一人循山坡而行。轉至山麓。見落花片片。脆質煙銷。因思昔日非不紫姘。嫣紅嬌嬈。爛漫今則飄茵墮溷。隨水浮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情人能勿同聲一哭耶。因掃集一處。鑿土成穴。納花片其中。面復覆之。以土嶄然成一墳形。旣已精力疲倦。乃就石上小憩。覩物傷懷。愈增身世之感。思人生在世。其命運正如此花。一旦綠玉粉碎。紫玉烟銷。月冷鶯啼。更誰憐惜。恐余今日葬花他日。再無人葬余也。矧余弱質零丁。飄萍斷梗。今日居此。雖與姊妹行相聚一處。憐卿憐我。究皆係外表酬應。又誰肯以其

誠相愛者卽以寶玉論吾在往昔猶以爲彼之視我較他人稍爲親密若證以昨夕事則彼與寶釵究竟不同若我徒供其玩笑耳卽令今日感疫而死吾知亦不足動其心彼旣如是他人更不待言然則我之命運乃較花更薄矣思及此心爲一酸眼淚潛潛下因口占長歌一首且吟且泣曰

花○鶯○花○飛○飛○滿○天○紅○銷○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香○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闥○中○兒
女○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
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
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
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煞○葬
花○人○獨○把○花○鋤○淚○暗○洒○洒○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
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
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坵○未○若

心心相印

錦囊收艷骨。一坏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汚淖陷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吟畢。忽聞坡上亦有悲聲。心不期一愕。自思此間人均謂我癡。豈更有癡於我者耶。回首視之。乃爲寶玉。余此時正悲恨交集。良不欲更與之談。因長嘆一聲。卽起身回室。不期行至中途。寶玉亦趕至。呼曰。妹妹盍止。又曰。吾固知爾不理我。但我甚欲於爾前進一語。茲許我乎。余沉思良久曰。試言之。寶玉忽笑曰。我茲言爾亦聽否。余見狀。知無好語。仍回身欲行。寶玉嘆曰。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余聞此步不覺停立曰。此何語。當初如何。今日如何。寶玉曰。當初姑娘來時。與我相親。相愛。情逾姊妹。甚至食必同席。寢必同牀。凡爾所欲。蔑不曲意從之。吾又憐爾身體孱弱。恐鴉鬢不中任使。累爾生氣。屢爲爾暗中招呼。凡我之於爾。可謂至矣。不意至於今日。姑娘年大心大。竟將我棄之。腦後口中所念。但有寶姐姐。鳳姐姐等。爾試思我既無親兄弟。又無親姊妹。雖有一二人。亦非余母所出。則余之運命。與爾正同。天下惟同命者。乃能相憐。故余於爾。始終不改。初

其情深其語
蜜感玉那得
不死

志不料一腔熱血竟擲之冰海中。含冤抱屈。寧不可憐。語至此。忽哽咽而泣。余亦不覺淚下。俯首視地。默然不語。寶玉又曰。我亦自知我嘗有不是之處。然我萬不敢在妹妹之前。稍有差錯。卽或有之。妹妹亦當教之戒之。或打或罵。我皆不灰心。却不當秘而不宣。使我驚魂失魄。不知罪之所由來。卽是死去。亦成冤鬼。故祈妹妹說明緣由。卽粉身碎骨。亦所甘心。余聞此。怨恨之心。不覺潛銷。因曰。旣如是我。昨夕至汝處。爾囑鴉。鑿閉門不納。寶玉詫曰。此誠何語。若有是。吾卽速死。余慍曰。有則有。無則已耳。胡爲死耶。活耶。寶玉曰。我實未見妹妹。但寶姐姐略坐卽去。余笑曰。鴉鬻偷懶。故假名拒客。亦未可知。寶玉曰。我亦如是。想俟我歸後。查問嚴爲教訓。余曰。在理。此等待婢。亦當懲飭。今日獲罪於我。猶可說也。設將來獲罪寶姑娘。恐爲事更大矣。言已掩口而笑。寶玉亦失笑。乃相率至上房就饌。二舅母見余面目。又現清癯。因詢服鮑太醫藥何如。余曰。亦不過如是。寶玉曰。林妹妹乃是內症。先天太弱。禁不起風寒。以我思之。略服水藥。疏散風寒。嗣後仍以吃丸藥爲佳。二舅母曰。吾前曾聞大夫說一丸藥。惜名字忘却。寶玉曰。得勿爲人參養榮丸乎。二舅曰。否。我但記其中有金剛二字。寶玉鼓掌笑曰。我從未聞

此段零碎
碎家人歡
活現紙上
見寶玉之
乃文章因
見大法小

有金剛丸。若有金剛丸。卽宜有菩薩散。言次。滿室皆笑。寶釵抿嘴笑曰。得勿爲天王補心丹歟。二舅母笑曰。然似此名字。明日卽購來試服。寶玉曰。此等藥皆不中用。母親若給我三百六十金。使我爲妹妹製一藥丸。吾知一料不完。卽可痊愈。二舅母曰。爾又譫言。豈有一料藥丸而需金如許者。寶玉笑曰。確也。前年薛大哥曾求我一年。我始與以此方。彼又配製二三年。用去不下千金。始得成事。母親若不信。卽問寶姐姐。寶釵搖手笑曰。我不知。勿問我。二舅母笑曰。到底寶鵝頭好。不與彼回謊。寶玉笑曰。確也。言已。引日向余。余以指劃面曰。羞乎。寶玉大窘。忽鳳姐自後房出笑曰。寶兄弟所云。實非謊語。前日薛大哥曾向我索珍珠配藥。並謂藥方乃寶玉所給。珍珠須曾經戴過者。我無法。乃將珠花拆散與之。寶玉念佛曰。噫。不圖屋內乃有青天。又顧余曰。妹妹聞之否。豈二姐姐亦同我說謊耶。言已。又視寶釵。余笑顧二舅母曰。舅母。寶姐姐不爲彼回謊。彼又來問我。二舅母曰。然。寶玉但能欺負妹妹。言次。外祖適催余等就膳。余卽起身出。鴉鬟曰。盍俟寶二爺。余曰。彼不與吾儕同走。吾儕先去。方出室。忽聞寶釵曰。寶兄弟盍去陪林妹妹。吾觀彼殊快快也。寶玉笑曰。莫理。不一時卽好矣。余聞此大快。飯畢。余方在案

伶牙俐齒雙
管齊下可愛
亦可畏

上裁衣。寶玉忽至。笑曰：食方下咽。卽俯首灣腰。得不懼頭昏乎。余不理。適鴉鬟持熨斗燙一綢角曰：此處不佳。須再一熨。余曰：莫理。不一時。卽好矣。時寶釵等亦至。見余笑曰：林妹妹益增強幹矣。卽裁剪之事。亦能躬自爲之。余冷笑曰：此亦不過說謊哄人而已。寶釵又曰：林妹妹吾告爾一笑語。適問我不爲寶玉圓謊。寶玉心中實甚惆悵。爾思亦好笑乎。余曰：莫理。不一時。卽好矣。寶玉顧寶釵曰：老太太方覓人鬥牌。爾盍去。寶釵聞語笑曰：我原爲鬥牌而來。茲亦當去。余曰：趣去。此處有老虎。在行將搏爾而食也。寶玉見寶釵去。復含笑顧余曰：妹妹盍去。再裁不遲。余仍不答。寶玉遂問鴉頭曰：誰使之裁。余冷然曰：憑誰使我裁。但不關二爺事。可矣。寶玉方欲答。忽聞室外有人呼。遂牽簾出。早起。聞元妃端午節禮。已經賞出。余乃命紫鵲收下。少刻。紫鵲又捧宮扇等物至。謂此乃寶玉所得。姑娘如愛。卽請留下。余曰：余毋需此。爾爲我轉告二爺。請彼自己受用。飯畢。步出院中。忽遇寶玉。含笑顧余曰：吾今晨命紫鵲送宮扇至。爾胡不受。余曰：余安有此福。余不過草木之人耳。又不似寶姑娘有甚金也。玉也。寶玉聞言。色驟變。凝其雙眸。注視余面曰：除他人嘗言甚金也。玉也。余心中若有是念。天誅地滅。萬世不轉人身。余

負此意而感
玉竟不及知
天下事每出
人意表不獨
寶黛然也

唱男細語女
愛男食使薛
大哥見之必
大聲急呼曰
我可捉住了

笑曰無端賭誓發願我管爾甚金也玉也寶玉嘆曰吾心中實事難向爾明言但至後日爾當自知我敢告爾我一生所寶貴者陰老太太老爺太太外其次則爲爾若再有第五人我亦可自誓余聞此心乃驟軟曰我亦知爾心中有妹妹但一見姐姐卽忘妹妹矣寶玉曰此則爾多心若我殊無此意也余曰昨寶鴉頭不爲爾固謊胡爲反來問我若我如是爾不知又欲何如也語次寶釵忽至余與寶玉遂分道而行及回至外祖母室中將及門次忽聞細語喁喁甚似寶釵與寶玉掀簾視之則見寶釵露其雪白臂膊手持香串一事顧視寶玉寶玉亦凝其目光注視寶釵之面旣而寶釵面一頰返身欲出忽昂首見余笑曰爾又禁不起風吹胡爲立此風口中余笑曰吾固在室中因聞空中雁唳故趕出視之寶釵曰雁今在何處蓋指我一視余曰吾出彼又飛去蓋歎雁也余此語本爲嘲寶玉寶釵未覺含笑竟去寶玉則猶俯首沉思呆若木偶余戲以手帕向其面上一擲不期正中其目驚曰噫誰乎余搖首笑曰不敢是我因寶姐姐欲看歎雁無意中失手故落至爾面上也寶玉無語

今日五月初一賈府早奉元妃之命今日往清虛觀請醮演劇外祖母一時高興欲親

曾破紅裙看
欲狂

寫張道士奉
承寶玉說語
入神而如毫
圓轉自如毫
不吃力真乃
六瓣在手一
塵不驚者

去拈香。並命吾儕亦與偕往。一時車如流水馬如龍。上自外祖母。下至婢媪。無不俱去。既至清虛觀。羣往大廳憩息。廳中陳設雅潔。鮮花彩纈。綴滿帳中。蠟柱高燒。奇光眩人。一時花光人氣。兩相氤氳。致此數弓之佛場。乃類海外仙島。而侍婢厮童。尤雙雙如穿花之蝶。寶玉天性好動。四出游耍。蹤跡所至。則有人影一羣繞之。三匝其狀如羣蛾撲燈。雖不得接近。然亦不肯遽去。吾誠不料寶玉之動人。乃至如是也。於時珍大哥領一道士至。年可八十餘。鶴髮童顏。舉止端肅。既見外祖母。即請安問好。次又問寶玉。適寶玉自外殿入。道士即抱住問好。又顧外祖母曰。哥兒益增強壯矣。外祖母曰。外面雖強。內裏仍弱。兼之其父日逼之念。書幾至逼成暗疾。道士曰。我前曾見哥兒所書之字。及詩。竟似大有學力。老爺如何尙不滿意。以我思之。能造就至如此。亦云足矣。言次。又端視寶玉。嘆曰。我觀哥兒形容身段。舉動言談。竟與當日國公爺一樣。而今國公不見。墓木已拱矣。言次。潛然泣下。外祖母聞之。亦滿面淚痕。良久。道士又曰。我觀哥兒年已長矣。前日於某家。見一女。年方及笄。聰明伶俐。姿色可人。因思及哥兒此時。亦當論婚。乃詳爲訪查。似與貴府可相匹配。不識老太太有意否。外祖母曰。前有一和尙。謂此子

三齣暗點賈
府之盛衰文
心曲細

正恐與小姐
不相上下不
然卿胡爲留
心寶釵所留

不宜早娶。我思後日再議。若有模樣性格均佳者。汝爲我留意可也。余聞至此。心頭躍躍。頓呈紛亂之象。至何以呈此紛依之象。余亦不能自審。於時道士又顧外祖母曰。此問道友。聞哥兒啣玉而生。均引爲稀罕。小道欲向哥兒請下此玉。給彼等一視。不識老太太見允否。外祖母曰。此何不可。因命寶玉摘下通靈玉。道士捧之而去。少刻卽轉以玉還之。寶玉盤中並盛金璜玉玦等玩物。以爲敬賀之禮。外祖母不欲受。道士強之。乃受。旋携余等上樓。余與寶玉姊妹等隨外祖母入正樓坐。鳳姐等則坐於東樓。鴉羹婢媪則坐於西樓。時戲劇已開演。首爲白蛇記。次爲滿床笏。再次爲南柯夢。余因不喜觀劇。但與迎春等閑話。寶玉則檢視適閒道士所贈賀物。外祖母見其中有赤金點翠麒麟。一因取置掌中。笑曰。此從何來。我似見有人帶過。寶釵笑曰。史大妹妹曾帶過。但較此略小。外祖母笑曰。然似爲雲兒。寶玉不信。曰。雲妹妹至余家時。吾何以竟未一見。探春笑曰。寶姐姐乃有人心。無論何事。但祇一見。卽能憶之。余聞語因亦笑曰。寶姐姐於他事猶有限。惟人身所佩金玉等物。乃格外留心。寶釵知余語實含諷意。卽掉首不顧。余於是益見寶釵之心虛也。寶玉既聞湘雲亦有此物。將麒麟取出。納之懷中。既又引

目。問。若。恐。人。或。見。者。及。見。余。向。之。點。首。則。又。自。懷。中。掏。出。笑。曰。此。物。良。佳。我。今。爲。汝。留。之。到。家。後。吾。卽。爲。汝。帶。上。余。明。知。其。乃。爲。湘。雲。而。留。冷。然。曰。我。不。稀。罕。寶。玉。笑。曰。然。則。我。自。留。之。言。次。珍。大。嫂。暨。蓉。哥。新。娶。媳。婦。相。繼。至。接。續。又。有。各。處。送。齋。禮。來。一。時。人。聲。嘈。雜。樓。上。頓。呈。紛。亂。之。象。加。以。天。氣。酷。熱。頭。目。爲。昏。余。坐。久。幾。不。能。耐。戲。終。卽。隨。外。祖。母。歸。去。

余。昨。自。清。虛。觀。歸。後。疲。倦。不。堪。夜。間。亦。未。成。寐。今。日。胸。腹。悶。塞。頭。重。若。戴。鰲。山。吁。余。又。病。矣。寶。玉。聞。余。病。時。來。看。視。雙。眉。愁。鎖。若。有。重。憂。卽。飲。食。亦。少。進。豈。其。心。中。與。余。乃。同。其。感。慨。耶。外。祖。母。見。余。兩。人。均。懨。懨。似。病。清。虛。觀。遂。止。而。弗。行。惟。鳳。姐。等。仍。乘。輿。去。余。亦。勸。寶。玉。去。寶。玉。不。可。余。曰。汝。不。去。在。家。中。何。事。以。我。思。之。仍。往。觀。劇。爲。佳。寶。玉。曰。我。不。獨。不。往。觀。劇。並。不。願。見。張。道。士。其。人。余。笑。曰。汝。眞。矣。今。日。恩。人。來。日。蹇。修。乃。竟。不。欲。見。耶。寶。玉。聞。語。顏。色。驟。變。血。脈。憤。興。沉。臉。頰。余。曰。汝。誠。不。諒。我。我。白。認。識。汝。矣。余。冷。笑。曰。誠。哉。汝。白。認。識。我。我。不。似。他。人。有。甚。金。也。玉。也。可。以。高。攀。寶。玉。益。怒。曰。我。誠。不。解。汝。是。何。心。肝。乃。忍。出。此。言。我。昨。不。嘗。告。汝。知。有。此。心。天。誅。地。滅。今。汝。又。云。云。如。是。直。有。

真乃勞什子
我亦欲鍾子
之何事無知
鵝雁而竟奪
去使蘇子美
見之必浮自
曰惜乎不中
善爲調停語
亦中肯綮人
紫鵝大是可
兒

此所謂趕脚
人兒也來泣
也一笑

心咒我天誅地滅矣。余聞此始憶及昨日事。不覺自悔。失言卽頓聲。應曰：我如有心咒汝。我亦天誅地滅。嗟夫何苦如是。我固知昨日張道士爲汝論婚。汝恐我在此有碍汝之姻緣。故借端生氣。然乎否乎。寶玉至此面上乃泛白色。手足俱顫。立摘下通靈玉。盡力向地下一擲。曰：勞什子。非將汝粉碎不可。詎玉性堅硬。竟未摔碎。寶玉復回身取銅錘。砸之余見狀不期失聲而哭。曰：何苦來。汝欲砸玉。勿如砸我。語出紫鵝。雪雁等咸奔入勸解。既又向寶玉奪玉。寶玉不許。雪雁乃狂呼襲人。襲人至見寶玉氣忿至此。因笑曰：汝與妹妹鬥嘴。何故砸彼。設或砸碎。不使妹妹心中臉上尤爲難過耶。嗟夫襲人此語適中。余心坎可見。寶玉視我竟襲人之不若。寧不痛哉。於是哭益急。適聞所服解暑湯盞行。吐出淋漓滿地香汗。泔泔紫鵝扶起余身。曰：姑娘雖生氣。然亦當自爲保重。倘因以觸發舊疾。不使寶二爺愈爲心傷耶。寶玉聞此引目視余。似又自悔。盪浪雙淚。旋緣頰而下。襲人見余兩人均哭。則亦潛然淚下。少刻紫鵝亦哭。時室中寂靜。但有飲泣之聲。無何襲人持玉謂寶玉曰：汝不觀其他。但觀此絲穗亦當感念林姑娘之情。這有心與之口角耶。余聞此恨心陡發。力自襲人手中奪取。剪成數段。曰：我乃空効力。彼亦

不。稽。罕。自。有。他。人。再。爲。之。穿。作。也。襲。人。駭。曰。何。苦。來。是。又。我。多。言。之。罪。矣。寶。玉。曰。已。而。從。後。我。再。不。佩。帶。汝。卽。碎。之。亦。無。關。於。我。言。次。外。祖。母。暨。二。舅。母。忽。至。及。見。余。兩。人。相。視。對。泣。因。詢。果。爲。何。事。衆。謂。並。無。甚。事。二。舅。母。遂。責。備。襲。人。與。紫。鵲。外。祖。母。則。携。寶。玉。去。

金。鈎。未。掛。羅。帳。猶。垂。獨。臥。香。牀。百。無。聊。賴。凡。人。故。違。其。心。而。褒。貶。一。人。於。清。夜。自。思。未。有。不。內。疚。者。余。此。時。心。思。正。復。如。是。回。想。日。間。所。爲。實。有。不。近。人。情。之。處。殊。不。當。以。冷。嘲。熱。諷。激。起。寶。玉。恨。心。且。彼。人。待。我。固。屬。溫。和。有。禮。往。者。雖。屢。受。譏。諷。一。毫。不。露。其。慍。色。若。而。人。者。乃。不。得。謂。之。佳。耶。既。而。思。之。彼。既。以。真。誠。待。我。何。不。竭。其。胸。中。真。誠。告。之。與。我。卽。金。玉。相。配。之。說。我。固。在。彼。前。屢。屢。言。之。彼。若。不。重。此。邪。說。便。當。於。我。言。時。置。若。不。聞。或。正。言。剖。白。如。是。我。方。信。其。無。毫。髮。私。心。如。何。我。一。提。金。玉。之。事。彼。卽。惶。急。不。可。耐。可。知。彼。心。中。實。時。時。有。金。玉。二。字。因。我。言。及。恐。我。多。心。故。爲。此。惶。急。之。狀。以。圖。欺。哄。如。是。則。彼。已。犯。莫。大。之。罪。無。可。再。恕。在。理。正。應。恨。之。安。能。再。與。相。見。然。而。此。事。亦。殊。難。能。蓋。余。恨。之。一。字。尙。未。出。口。而。芳。心。飛。越。已。復。縈。繞。於。怡。紅。院。中。覺。其。生。平。待。我。似。非。

比忽上卽
沒三若感
住山離時
妙忽如怨
無現海若

寫景狀物無
第二手

泛泛可比。自幼稚至今。食必與共。行必與同。溫存體貼。無微不至。若而人者。乃能恨之。耶。恨既不能。則惟忘之。於是力鎖余心。使勿再思此事。然而心不由我。我仍時時縈於寶玉之身。覺其爲人也。如坐人於春風之中。而軟語纏綿。尤能使人終身不忘。初非特容態之美。如玉山照人已也。思及此。目光癡然。深注於案上殘燈。寸心無主。幾欲凌太虛而飛去。久之。久之。又轉念今日。摔玉之事。心乃一笑。而面色亦因之而赭。嗟夫。吾與彼。不過中表親耳。何事往返縈思如癡。如醉。脫有人知之。寧不笑我。愁耶。於是強移香枕。翻面以向裏牀。瞑目而自言曰。嗟乎。彼惡人。但願此後。勿再見其人。乃佳。

長日如年。頭昏欲裂。鴛針慵舉。鸞鏡懶窺。驕陽逞其炎威。自簾間絲絲射入。書案琴牀。皆炙手可熱。風絲久寂。槐柳之屬。巋然直立。曾不稍稍移動。枝頭新蟬。亦爲烈日所逼。狂噪不已。隨命紫鷓。放下香簾。嬌臥冰簟。中侍兒輩。或掌蒲葵。或執麈尾。左揮右灑。熱悶稍舒。惟紫鷓猶時時話及。砸玉之事。且曰。前日之事。本姑娘過於浮躁。寶玉性情。他人或不知。吾儕豈有不知乎。余慍曰。汝猶欲爲他人責我耶。試問汝。我果何浮躁。紫鷓笑曰。卽以通靈玉而言。寶玉爲此。固已吵鬧數次。姑娘今儘可不言。胡於其忿怒將發。

慧心妙舌可
愛之極若共
你多情同爲
輒怎捨得你
疊被舖床

李三郎願生
生世世爲夫
婦無此沉痛

隨口說出竟
成讖語

之時而忽提起。並其絲穗而亦剪之。是非過於浮躁耶。以我思之。姑娘宜忍氣以續舊交。矧老太太。昨見汝兩人。不往薛家觀劇。抱怨自責。甚至流淚。若今日再不轉圜。不愈使老人傷心耶。言至此。忽聞院外扣門聲。紫鵲笑曰。是乃寶玉聲音。想來陪罪矣。余不許開門。紫鵲曰。是過又在姑娘矣。言已。竟往啟扉。入者果爲寶玉。又聞紫鵲笑曰。我爲二爺將。再不入此門。不圖今日。又至也。寶玉笑曰。我安能不至。卽死。去魂魄。亦必日至百次。言際。已跨門而進。余驟見彼心。不期一酸。乃伏枕而泣。寶玉行近牀前。曰。妹妹。可好。余不應。寶玉乃揆坐牀沿。笑顧余曰。前日之事。我固知。妹妹必不惱我。但我不來。使他人見之。愈疑我。儕決絕若侯。彼等來相勸解。彼時。吾儕愈覺生分矣。故我不得不。自來請罪。或打或罵。一任妹妹處分。但勿置我。不理言已。又低呼好妹妹。好妹妹。乃至數十聲。不止。余此時。細味其言。似又覺出自誠。款愈益好笑。曰。汝母再來。哄我。從今以後。決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已去。何如。寶玉笑曰。汝往何處。余曰。回家去。寶玉笑曰。我亦隨汝去。余曰。我若死。汝又奈何。寶玉曰。汝死。我卽作和尚去。余聞此。顏色立沉。曰。汝又調言。汝家尙有如許。姐姐。妹妹。倘一朝死去。汝安有如許。軀體去作和尚。哉。寶玉又

自悔失言。霎時紅飛上頰。俯首無言。余見狀。則又憐之。以指截其額曰。汝……汝兩字。甫出。淚亦隨下。寶玉見余。又泣。雙淚亦沁眼角。而出。旋探懷。覓巾拭淚。不得。則以衫袖拭之。余見其所衣。乃新製紗衫。若以揩淚。殊爲可惜。因就枕上取綃帕一方。擲之。寶玉懷中寶玉拾取。揩畢。復移身近余。伸手握余臂曰。妹妹。余心碎矣。汝猶欲哭。耶。趣起往老太太室中去。余力脫其手曰。誰與汝動手。吾儕已非幼時。尙涎臉。若是言次。忽聞窗外笑曰。好。好。好。余聞語一愕。回首視之。則見鳳姐飄然而入。笑曰。老太太尙在怨天怨地。特使我來探之。我固知汝儕不出三日。必復其舊好。老太太不信。今我來。果不出我所料矣。我真不解汝儕。愈大乃愈不脫稚氣。與其今日携手對泣。何若前日稍忍讓耶。趣去見老太太。以慰老人之心。言已。搯余手卽行。寶玉亦隨之。及至外祖母室中。鳳姐笑曰。我固謂不用人費心。自己會好。老祖宗不信。必使我去。詎我去時。兩人已並座一處。互陪不是。竟似黃鷹抓住鷓鴣腳。環扣不能相離。言時。衆人皆失笑。此時寶釵亦在室中。寶玉因詢薛蟠生日事。寶釵具告之。寶玉曰。何不往觀劇。寶釵曰。我因天氣太熱。僅觀一二齣。卽推病來。此寶玉笑曰。無怪人以姐姐儂楊貴妃想。亦體胖怯熱也。寶

以矛盾盾絕
妙詞令

釵聞語怒甚。面色立赭。冷笑應曰：「我誠似楊貴妃。但無一好哥哥兄弟可也。」作楊國忠殊爲可惜。寶玉知又失言。慚愧若不能自容。余見寶釵竟爲寶玉所辱。不禁暗笑。然觀其怒氣方盛。則亦不欲於其中更作他語。僅謂之曰：「姐姐適觀何戲？」寶釵知余面色有異。旋笑曰：「我所觀者。乃爲李逵既罵宋江。後又陪不是。余笑曰：「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寧不知此齣乃名負荆請罪耶？」寶釵亦笑曰：「噫。乃名負荆請罪耶。汝儕通今博古。始知爲負荆請罪。若我則不知也。」余聞此。始知寶釵此語實爲譏余。顏色大赭。寶玉亦然。及寶釵去。余笑顧寶玉曰：「汝今後當始知天下人不盡似我心直口快也。」寶玉不語而去。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倏已至端陽佳節。侍兒輩積艾葉焚之。青煙裊裊。中人欲吐。適二舅母傳往賞午。至則薛姨母、鳳姐、寶玉、寶釵及迎春姊妹等均在座。顧皆默然無語。以好動若寶玉亦懨然若不自在。余見狀大詫。思寶玉得勿因昨獲罪寶釵。故怏怏若是乎。遂亦淡淡不多談。略食酒肴。羣卽散去。際此佳節良辰。乃僅乍聚而散。若在他。人不知惆悵。至於如何。若我則覺與其聚不如散。蓋有聚終有散。聚時歡樂。散時自必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既生傷感則有種種悲痛隨之。俱來回首一思。豈不以不聚之爲。

猴兒要醒而

今醒莫待籬
樹倒時

願花常好月
常圓

隱然洞悉初
試雲雨而知
夫黛玉之告
此則寶玉而
之也寶玉而
言及此則寶
黛相與之際
可知人謂打
趣襲人我謂
背攻黛玉

愈耶。譬之好花。方其盛開時。誰無愛慕。及其謝落。則又增人惆悵。既增人惆悵。何若不
開耶。此余生平所持。特見亦有人與余同持。此特見乎。余不知也。卽以寶玉論。彼之意
見。卽與余異。彼以爲人生當常聚不散。卽花亦當常開不謝。一到筵散。花謝時。則萬種
悲傷。只有付之無可奈何。卽今日一聚一散。彼心中。又不知增幾許悲感矣。余旣歸室。
命侍兒勺蘭湯。試新浴。旣已。漸覺涼爽。乃閑步至怡紅院。忽見襲人晴雯寶玉等同坐
對泣。余笑曰。大節之下。啜泣胡爲。得勿爭食不勻。因而作惱乎。寶玉與襲人忽嗤然一
笑。余顧襲人曰。二哥不告我。汝當不相瞞。言次。撫其肩曰。好嫂子。趣告我。豈汝兩人又
拌嘴乎。襲人以手向余一推曰。林姑娘。此何語。余一鴉頭耳。乃如此混說。余笑曰。汝謂
不過一鴉頭。我則欲以嫂子相待。寶玉攬言曰。何苦來。爲彼招罵名。襲人曰。林姑娘不
知我心事。除非一朝死去。則亦已矣。余笑曰。汝死。他人不知。如何惟我。則先當哭死。寶
玉笑曰。汝若哭死。我卽做和尚去。襲人曰。汝又謔言。余駢二指抵嘴笑曰。吾已兩度見
彼作和尚矣。寶玉知余此語。乃指前日事。則亦一笑置之。

一日午間。余與寶釵寶玉姊妹等。方在外祖母室中閑話。忽聞史湘雲至。余與寶釵等

共寶配人記

均出迎之。見湘雲方衣軟薄紗衫。豐容盛鬋。飄然若仙。既入室中。各道別後景況。湘雲故善談。詞鋒一動。卽滔滔不絕。而尤雜以劇笑之聲。寶釵笑顧周旋曰。汝家姑娘。猶淘氣否。迎春笑曰。淘氣猶可。我甚惡其好談。卽夢寐之間。亦嘵嘵若池畔春蛙。寧不討厭。二舅母曰。前聞已有婆家。今後當略佳。外祖母曰。今日在此佳。抑回家去。湘雲笑曰。當消停數日。然而又累老祖宗不安矣。語次。忽四顧曰。寶哥哥。胡爲不見。寶釵笑曰。汝不記念他人。獨思及寶兄弟。胡爲哉。言際。寶玉忽入。笑曰。雲妹妹來乎。湘雲曰。然。余曰。寶哥哥曾爲汝留一種佳玩具。汝愛之乎。湘雲曰。何物。寶玉恐余言出。屢言曰。汝儕試觀。一月未見雲妹妹。又增高矣。湘雲亦笑曰。然則汝已縮短矣。語出。衆皆失笑。湘雲又曰。我欲問汝。襲人姐姐好否。寶玉曰。謝汝。良佳。湘雲笑曰。我久欲贈彼一物。迄不得佳者。今始得矣。寶玉曰。飾品乎。以我思之。莫若前日戒指佳。湘雲隨展其繡巾。手拈一物示寶玉曰。此爲何乎。余注目視之。乃絳紋戒指。卽如前日湘雲贈余儕者。余笑曰。儕者。汝也。旣欲以此貽襲人等。何不前日與吾儕一起送來。湘雲笑曰。汝安知送汝儕者。但祇遣人費來足矣。若夾以鴉頭。一起必須將其名字。一一告知。若來人記憶不牢。反致乖

誤。矧來者，又非女子。吾亦不便以鴉頭名字使之知之。如此安得謂之慎耶。言已。衆皆笑曰：畢竟湘鴉頭精明。寶玉亦笑曰：詞鋒之銳，尙是如此。吾亦服汝矣。余聞語，不覺大慍。冷笑曰：彼不善言，安配帶麒麟乎。言已，卽返身回園。

余回園後，湘雲亦隨至園中。吾知湘雲一來，寶玉必將與說麒麟事。嘗思古之佳人才子，每因玩物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縑，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湘雲有麒麟寶玉，亦有安知不因此生隙，而演出風流佳事。夫彼等事，原無關於我，願不知何故，余於寶玉姻事，每每不欲棄置，此心何自而來。余亦不能自審，猶憶余與寶玉日角之日，外祖母曾謂不是冤家不聚頭，豈余與寶玉果宿世冤孽。今日相聚，耶。余不知也。思及此，亟欲往怡紅院一探。及至，果聞歡笑之聲，但聞湘雲曰：寶哥哥，汝卽不願讀書求功名，亦常常與宦室交遊，以習仕途。經濟俾日後應酬庶務，爲民父母，奈何獨迷戀釵裙隊中哉。寶玉曰：如是則請姑娘他處坐，免污汝有經濟學問之人。襲人曰：姑娘幸勿言此。嘗有一次，寶姑娘亦以此相勸，彼竟不顧而去。致寶姑娘羞慚無以自容。吾思此幸爲寶姑娘，若爲林姑娘，又不知鬧至如何。然彼反與寶姑娘疏遠。

其實耐人尋
味

曠漢雅識我
愛其人

得無一知已死
可無憾何必
津津於木石
金玉哉

身世之感知
有己之淚兼而

我真不解何故寶玉曰林妹妹向不出此無知之言若有吾亦早與疏遠矣余聞此且驚且喜且悲且嘆思余向引寶玉爲知己由今觀之眼力實無差悞然彼一片私心竟於人前坦然言之得勿使人動猜疑之念此余既喜又不能不驚雖然汝既引我爲知己我亦當然爲汝之知己既汝我皆爲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亦當我與汝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乎嗟乎余孤人也既無父母又鮮兄弟縱有銘心刻骨之言亦無人爲我主張矧近日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血氣虧弱恐致勞怯之症寶玉乎我雖爲汝知己但恐不能久待汝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余思至此不覺慘然淚下悄然出院且行且泣俄忽聞身後呼曰妹妹何往又曰妹妹胡爲啜泣哉余回首知爲寶玉因勉笑曰我何嘗啜泣寶玉笑曰汝試自觀眼上珠淚固猶瑩然在也言已伸手爲余拭之余慍曰汝要死奈何猶動手動足寶玉笑曰說話忘情竟不顧生死余曰汝死誠不何足惜但遺下甚金玉麒麟則奈之何哉語出寶玉顏色又變汗亦涔涔下正色曰汝猶忍出此言真咒我乎抑氣我乎余聞語始憶及前日事因又自悔失言笑曰汝勿急此我過也隨言隨出素巾爲之拭汗寶玉猶凝其呆滯目光注視余

誠如君言我
久欲真此語
於觀卿惜不
能起而教之
也

兄無再資妹
已放心

面半响始曰汝放心。余聞語又一愕曰。吾不解爾言。何爲放心。試爲我言之。寶玉嘆曰。汝果不明此言乎。然則我素日對汝用心皆爲錯悞。無怪汝日日爲我生氣也。余曰。我真不明。汝言寶玉又嘆曰。好妹妹。汝勿哄我。若果不明此言。不惟我之熱血空拋。卽汝平昔待我之意亦都辜負矣。我嘗思汝之病體並非風寒感冒。皆因不放心三字釀成。若凡事自爲寬慰。又何至日重一日耶。嗟夫。寶玉此語正如疾矢直中。余心細細思之。懇切真誠。竟似自余肺腑中挖之。而出一時舊恨新愁。一一湧起。若有萬語千言向之。陳說然舌端強木。竟一字不吐。但與寶玉四目互視。默默含情而已。旣而余心痛苦。漸溢至喉間。乃失聲而咳。咳聲一出。雙淚亦潛潛下。回身欲行。寶玉忽躍至余前。握余臂曰。妹妹勿行。俟余掬誠更出一語。余以手推之曰。已而已。而汝心中事我俱知之。更何言哉。語竟卽行。回首瞻之。寶玉猶凝然立於烈日之下。口喃喃不已。

余與寶玉每言及金玉之事。心中輒爲不愉。及回室中。伏枕而睡。忽紫鵲入。謂二舅母房中鴉鬟金釧忽投井。自盡。余聞語一驚。詢其始末。始知寶玉戲之。被二舅母所覺。遂出府外。因而自裁。二舅母驟聞此意外。自不免怨戚。余與寶釵咸往慰之。惟寶玉被二

高誼深情而
能絕之以禮
固已千金小
姐待髮聊矣
是作者存心
厚道處亦即
交心曲細處

半吞半吐入
化出神是作
者慣技

舅母所責。垂首喪氣。狀若癡迷。余儕咸笑其妄。余既出。乃往外祖母室中。坐未久。忽見鴉鬢嬖嬖。東奔西走。狀甚惶亂。余大愕。外祖母亦駭然不知何故。詰之鴉鬢。均支吾不說。因詰之。始知二舅父方在書房杖責寶玉。並謂受傷甚重。外祖母聞此大怒。又不知寶玉傷至如何。乃扶婢前往。余亦思天熱如此。寶玉安能承得住。然又碍於人衆。不能前往。看視。遂悵然回園。少刻紫鵲歸。余詢寶玉消息。鵲謂下體已無完膚。血滿中衣。盡透。適以簾牀昇歸。怡紅院矣。余聞語。心如刀割。覺寶玉身上苦痛不啻一移。置余心。心痛既極。乃鬱爲熱淚。潄潄自枕邊流出。既又思余室女也。寶玉受責。何用余爲之。涕泣他人聞之。寧不恥笑。於是哽咽不敢出聲。一杯苦茗。只合咽之。喉中耳隨命紫鵲往偵寶玉。果因何受責。及返始知爲金釧投井及藏匿歌伶兩事。夫寶玉縱情任慾。吾儕固嘗勸之。無如彼癡。慙成性。不任人言。且與其親近之人又多縱容不問。濟其爲惡。余若過於規箴。反落彼等之笑。蓋余與寶玉舍中表外更無其他情感。若曦昔鳳姐思及此。神魂飛越。面不期而頰。蓋鳳姐所云姻事苟可成爲事實。余亦可選與寶玉。諄諄言之。即他人亦無所用其恥笑。然而此等事。旋言旋輟。又至何日始有實見之日乎。縱

受傷至此而
能體貼入細
情根獨深

河清可俟而余命其息矣。思及此，愈覺悲慘而哭。亦急欲往慰問。寶玉又知此時院中
人必甚多，見余悵惘之狀，必將暗笑。乃俟至薄暮時，扶婢往怡紅院。至則人已散盡。即
襲人及其他鴉鬟亦均不見。余悄然入寶玉臥室，見羅帳半垂，寶玉橫躺榻上，面色憔悴，
乃泛灰白，思其身上疼痛，此時不知至如何矧。彼自幼至今未嘗一度受此重創，萬
一因此致疾，則奈之何。於是又泣。寶玉於夢中忽聞嗚暗之聲，睜目審視，微現錯愕之
色。乃欠身起，向余面細認，忽慘呼曰：「噫，仍倒身而臥。」徐徐言曰：「汝胡爲來此。此時斜陽
雖下，而餘熱未散，得不懼因。而中暑，余雖遭打，並不疼痛。此刻呼痛呻吟，均爲作僞。以
哄他人。汝勿信爲真也。」余聞言，心愈戚，覺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但俯首注視其
面，良久始哽咽曰：「汝從此當可以少憐矣。」寶玉急曰：「汝放心，我卽爲此等人粉身碎骨，
亦所甘心。言未已，忽聞人呼鳳姐。至，余卽起身欲行。曰：「彼等來我從後院去矣。」寶玉亟
握余手曰：「異哉。汝胡畏彼。余急曰：余雙目哭泣，已腫。彼等見之，得勿好笑乎。」寶玉乃釋
乎。余卽遁歸。

窗衣漸黑，涼月東昇，樹影杪杪，漸漸穿窗而進，映照地上，幽潔絕倫。時余方倚身涼榻

彼此會意不言而喻

之旁。忽聞門上彈指聲。詢爲誰。應曰。晴雯。余卽命之進。曰。來何事也。晴雯曰。二爺命送手帕與姑娘。余聞語一愕。念彼胡以手帕相贈。得勿悞乎。因曰。汝爲我轉致二爺。請其留以自用。或贈他人。晴雯笑曰。此乃家常所用者。並非新製。余聞語愈愕。澄心一思。始恍然而悟。知必寶玉恐余悲傷。故遣晴雯探問。所謂贈巾貽帕。不過藉作引線耳。卽應曰。如是卽爲我置之。二爺好否。晴雯曰。尙好。姑娘想佳。余曰。然。余知寶玉所欲得者。僅此兩語。故逕與言之。晴雯旣去。余仍臥榻上。目注地上。如霜之月光。悠然作遐想。思寶玉苦心。竟能體貼余之苦意。殊屬難得。然而此等苦意。將來果作何收束。則又不可知。回溯歷代名媛。閨秀。其初也。惺惺相憐。其繼也。未有不成。缺陷。然則余於將來。又安有滿足之望。思及此。憂傷叢集。五內沸然。因起至案前。研壘蘸筆。就手帕上題詩數首。

其一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爲誰。尺幅鮫綃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閑。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書已興猶未盡。思欲再題而通身火熱。面上作燒起。至鏡台前。掀幕一照。覺兩頰飛紅。如泛桃花心。不期一驚倒。身榻上倚枕而睡。一縷芳魂似猶縈繞於怡紅院中。嗟夫。余病自此愈深矣。

昨宵未寐。侵晨卽起。膏沐旣畢。信步往園中。花枝招展。樹影杳杳。余立濃陰之下。聽蟬鳴。鳥語胸襟廓然。一思及昨宵事。則又反於愁苦之途。未幾忽見寶釵珊珊而來。詢其何往。曰往視母親去。言畢卽行。余見其眼中似帶淚痕。且神情怏怏。如磨重憂。思得勿因寶玉受責而至是乎。遙顧笑曰。卽令淚盡兩缸。亦未必能醫棒劍。何苦來哉。寶釵置若不聞。飄然逕去。余引目再望。見珠大嫂迎春探春等。均往怡紅院去。探視寶玉。旣而一一散盡。惟未見鳳姐。至余頗詫。思彼胡爲不來。卽令有事羈絆。亦當來此。胡哨一回。以取老太太之歡心。奚事香蹤人影。竟不一至。正想念間。忽聞笑語之聲。由曉風吹送入耳。昂首視之。見外祖母扶鳳姐花簇簇。向怡紅院而來。繼又見大舅

母二舅母並薛家母女等至。余思寶玉不過棒傷耳，乃須如許人爲之提心掛念，可見有父母之人終爲幸運。若余儕孤雛，縱令感疫而死，吾知亦無人爲之探視，可憐者，孤人也。思及此，心乃一酸。忽紫鵑自後呼曰：「姑娘盍吃藥去，開水冷矣。」余慍曰：「汝果欲何爲？如此相催。」紫鵑笑曰：「咳嗽纔好，又不服藥，如今已屆夏令，猶不自己保重，奈何？」余聞語，始憶余乃侵晨至此，足力疲乏，實亦當歸。因扶紫鵑步回瀟湘館，一進院門，祇見蒼苔滿徑，竹影參差，不覺憶起西廂記中『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私自嘆曰：「雙文雖然命薄，尙有孀母弱弟，若我並孀母弱弟而亦無之，則余之薄命實較雙文尤甚焉。」思時，又祇有一哭。忽廊上鸚哥嘎然一聲，直撲余肩，余一驚，噓聲罵之。因復飛上架去，呼曰：「雪雁，掀簾，姑娘至矣。」余愛其靈慧，近架前摩弄曰：「汝饑乎？」鸚哥忽長嘆一聲，其聲嬌婉，竟以出自余喉中。且誦余葬花詞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紫鵑聞語，笑曰：「此皆姑娘平昔所念者，不意盡爲彼學去。」余隨將架取下，另掛於月洞窗外。入室服藥畢，卽坐窗前，但見竹影橫斜，映於碧紗窗外，滿室陰陰翠潤。几簞生涼，鸚哥則於窗外跳躍不止。余教以詩詞，頗能誦之。

物猶如此人
何以堪

大好景象而
黛玉視之益
覺蕭條

狀至猥褻事
甚曖昧其實
可笑其實並
不止於可笑

寶玉棒創近日漸漸平復。自外祖母以下。無不懽慰。而調護之功。多歸於襲人。二舅母感之尤甚。今日聞湘雲云。二舅母念其爲人溫和。足以輔助寶玉。擬賜予寶玉作側室。余聞是。頗不以爲然。然二舅母既有此意。他人烏能阻之。祇有懸此雙目以觀其後耳。午間。湘雲約余往賀襲人。及至怡紅院。鴉雀無聞。卽襲人亦不見。乃至寶玉窗。前隔紗一望。但見寶玉衣銀紅紗衫。躺於榻上。寶釵則坐其旁。刺繡並時以蠅刷爲之驅蟲。慙之狀。至爲猥褻。余乍見。幾失聲笑。然又力自遏止。則以一手掩口。一手招湘雲。湘雲亦躡蹤而至。探首窺之。亦欲失笑。急又忍住。且携余手曰。去休。余知湘雲素與寶釵親密。恐余拾此以爲笑柄。故將余携出。因冷笑兩聲相率而去。嗟夫。吾誠不料寶釵爲人。乃至如此。然所以成之者。實爲襲人。於此可見。彼兩人狼狽爲奸。殆無事不爲。若我孤立。無援不待交綏。卽須棄甲曳兵而走。寧不傷哉。

梧桐落葉。丹桂飄香。忽忽又是仲秋時候。二舅父因人品端方。風聲清肅。朝廷特授以學使之職。於八月二十日起身。園輿而送者數十人。二舅父既遠行。寶玉愈益放縱。外祖母不言。遂亦無第二人出而約束。大觀園中。殆其屬土也。邇來園中姊妹。因長日笑。

談殊無意趣。乃由探春、箋、召、姊妹、行、議、結、詩、社。一以遣興，一以陶情。余得箋喜甚。亟扶婢往秋爽齋。至則寶釵、迎春等俱在。少刻寶玉、李紈等亦相繼至。探春笑曰：我原不善詩。因一時興動，發箋召集，不意一招俱到。斯誠大幸。尙希諸君合力籌商。李紈曰：此事至佳。我雖不善詩，亦當爲妹子勸助。余曰：既有詩社，吾儕便爲詩翁。須先將姐妹叔嫂等名字削去，另起別號。庶幾不俗。李紈曰：極佳。於是各自編號。李紈名稻香，老農探春名蕉下客，寶釵名蘅蕪君，迎春名菱洲，惜春名藕榭。惟余思索久之，殊不能得一佳者。探春笑曰：汝勿憂，吾已爲汝思得之。當日娥皇女英，洒淚在竹，日久成斑，故今斑竹亦名湘妃竹。今汝所住者，適爲瀟湘館，而汝又善哭，將來瀟湘館千竿綠竹，當亦成斑。以我思之，汝宜名瀟湘妃子。衆均稱善。寶玉笑曰：汝等俱有，然則我易何名？寶釵笑曰：當名無事忙。李紈曰：汝曩名絳洞花主，今仍其舊可也。寶玉搖首曰：否。此兒時所起，不能再。探春曰：汝別號甚多，何庸更起。茲暫定爲怡紅公子，可乎？衆曰：佳。李紈曰：別號既定，我尤有一語相商。我與菱洲、藕榭均不善詩，須讓出我儕三人，或使我三人各任一事，從旁助興。如遇有容易題目，或湊一二首，否則不敢附驥尾，以辱諸君。諸君以爲何

如衆亦知彼三人懶於詩詞。許之。且推李紈爲社長。菱洲、藕榭副之。一司出題限韻。一司謄錄。監場。李紈曰。旣承推爲社長。社址卽宜設於稻香村。但我於諸君中年齒略長。嗣後須任社長指揮。不能違拗。衆曰。善。於是又議會期。各執一見。紛紛莫定。最後決爲一月兩次。寶玉曰。然則何日起社。探春曰。卽爲今日。寶玉曰。如是吾儕宜同往稻香村探春曰。否。此事旣爲吾始議。我須先作一東道主人。今日卽在此開社。何如。衆曰。如此尤佳。探春曰。然則請稻香老農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李紈曰。吾適見一人拾進兩盆白海棠。鮮艷奪目。盍就海棠詠起。衆稱善。旋命迎春限韻。爲門盆魂痕昏五字。須七律一首。於是伸紙濡墨。各自構思。惟余獨步蒼苔之下。或撫梧桐。或看秋色。久之。寶玉顧余曰。香僅一寸矣。彼等均已作起。汝猶徜徉於此。胡爲耶。余不理。寶玉卽往謄寫。余亦任意書一律。均交李紈。旣畢。李紈卽開卷朗讀。以評其優劣。首爲探春詩曰。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此回專重菊
社十二律因
不好突然便
起故先有白
海棠之詠以
引之又不以

寂然便住更有良盤賞桂之作以演漾之極雪前集霰雨後驟驟之妙

衆均稱讚。又讀寶釵曰。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携手。囊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曰。畢竟蘅蕪君筆力足。言次。又讀寶玉曰。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閱畢。寶玉謂探春佳。李紈則推寶釵。於是又閱余所作者。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剛讀兩句。寶玉鼓掌讚曰。佳哉。從何處想得來。又讀曰。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均讚賞曰。果然別具心腸。因又讀曰。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此時均推余作爲最。李紈曰。若論風流別緻。自是瀟湘妃子。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

探春曰。汝言良是。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謂寶玉曰。怡紅公子祇合壓尾。汝服不服。寶玉曰。我自知不佳。焉得不服。但蘅瀟二首還宜斟酌。李執曰。原依我評論。汝可勿問。寶玉遂默。從此蓮社。雄才不僅讓鬚眉男子矣。

越日。湘雲來。聞吾儕已起詩社。歡躍異常。李執謂之曰。雲兒。汝欲入社。須先將和詩作起。若好。便請入社。否則罰作東道主人。湘雲笑曰。汝儕起社。竟棄我如遺。當先罰汝。李執曰。姑勿辯。請速以和詩交我。湘雲聞語。卽趨案前一揮而就。曰。已依韻和就兩首。佳否。我殊不自知。不過應命而已。衆曰。吾儕四首。可謂想絕。安能再作兩首。因讀曰。

詠白海棠和原韻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黃○昏○

其二

蘅○芷○階○通○薜○荔○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界○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讀畢。要均讚美。曰。得此佳句。吾儕海棠社可以告成矣。湘雲曰。明日請罰我作東道。讓我先邀一社。何如。衆曰。佳。於是又將昨詩與之評論。湘雲亦推寶釵居首。夫寶釵詩本佳。然余亦未遑多讓。特湘雲與寶釵情感較好。故竭力推崇。於此益徵余勢之孤命也。如此夫復何言。

綠窗靜掩。鳥語時聞。早起閑步院中。忽見寶釵鵝頭持一箋至。乃史湘雲請食蟹賞桂。並請有外祖母二舅母等人。余知食蟹賞桂。不過薄以集會。其實乃湘雲欲起詩社耳。余本不喜宴會。且惡與彼等周旋。辭不欲往。既聞外祖母等均去。未便再辭。遂與衆同往。藕香榭。緣筵席設在是處也。藕香榭。居中推窗四望。見桂花盛開。香氣撲鼻。俯瞰河水。清澈游魚。咳。景致極爲佳妙。亭外繞以迴廊。亭後有竹橋。曲折通岸上。時亭中酒肴已陳。外祖母薛姨母暨余與寶釵寶玉等一席。二舅母與湘雲迎春姊妹等一席。鳳姐與李紈則往來酬應。衣香鬢影。濟濟一堂。酒數巡。婢奉巨螯進。人各一器。和以薑醋。剝而嚙之。味頗甘美。殘酒既盡。肴核狼藉。手亦飽沾濁膩。不可更耐。亟摘菊葉浸水滌之。餘腥始去。時外祖母二舅母等因精神困倦。閑散一回。卽同歸去。湘雲命將殘席。

撤去。另備一席。則專宴同社者。余曰。今日究擬何題。湘雲曰。題不一。今當揭示。因取詩題一紙。用針縮之牆上。余近前觀之。爲憶菊、種菊、供菊、詠菊、畫菊、問菊、簪菊、菊影、菊夢、殘菊等題。余曰。此新奇。但恐作不出。湘雲曰。並不限韻。任作何首。均聽其便。言際。寶釵卽蘸筆將憶菊、畫菊、勾去。寶玉亦將訪菊、種菊、勾去。湘雲勾對菊、供菊、菊影、三題。探春勾簪菊、殘菊、兩題。餘咏菊、問菊、菊夢等。則屬余。題旣得。各自濡毫。搆思。約半句鐘。均已作就。交與迎春。另用雪浪箋。一併謄出。某題爲某人所作。下卽署其別字。仍粘於牆上。衆趨前讀之。

憶菊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蘅蕪君

訪菊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怡紅公子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醉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沈吟。毫端韞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詢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詩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

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罷○纔○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
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閱畢。李紈笑曰。通篇看來。各有警句。依我評論。當以詠菊爲最佳。次問菊。再次菊。夢清詞麗句。立意清新。瀟湘妃子。宜居魁首矣。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又次之。寶玉聞語。鼓掌讚曰。極是。極是。余笑曰。殊不盡然。且覺傷於纖巧。李紈曰。惟巧乃佳。余曰。以我觀之。當以枕霞拋書人對一枝秋。圃冷斜陽憶舊遊。等句爲佳。李紈笑曰。然則汝之口角。噙香一語。亦殊不弱。探春曰。論沉著。尤宜推蘅蕪君。彼秋無跡。夢有知。等句。竟將憶字烘染出來。豈非妙絕。寶釵笑曰。然則汝之短鬢冷沾。葛巾香染。等句。亦可謂形容盡致。湘雲笑曰。莫若瀟湘妃子之偕誰隱。爲底遲。竟使菊花無言可對。語出。衆皆失笑。寶玉笑曰。然則我又落第矣。李紈曰。汝亦佳。惟不及彼等新巧耳。於是重整筵席。另出佳釀飲之。余因胃弱不能再食。寶玉力勸余飲。且謂可以解螃蟹之毒。余不得已。勉盡一

觥則已紅暈上頰矣。寶玉大樂曰：今日持螯賞桂，豈可無詩？我已吟成一首，有誰敢作者？請隨其後。言已，卽濡毫寫出詩曰：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饜饕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同積冷殮。忘忌。指上沾腥洗尙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余笑曰：此等詩，一時一百首，亦不難作。寶玉笑曰：汝才力已盡，不謂不能再作，猶褒貶人耶？余嗤之以鼻，立揮一首曰：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壳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閱畢，笑曰：畢竟妹妹清新。余奪而焚之曰：此何足道？聊以效顰耳。寶釵笑曰：我亦有一首，茲當寫呈諸君一粲，因援筆書之曰：

佳藹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閱至此，衆皆稱絕。寶玉曰：有此，吾詩亦宜焚去矣。又閱其下曰：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讀已均謂爲食蟹絕唱。李執曰：小題原宜寓大意。若徒諷刺世人，殊失之刻毒矣。余曰：然。席終，秋月娟娟，已自東山度出，餘霞成綺，如展紅綃，因微吟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而返。

劉姥姥出場

自吾儕詩社成立後，大觀園宴會乃無虛日。今日外祖母又設宴於綴錦閣。吾儕又須赴席。早間外祖母卽進園，且至余室小坐。與外祖母同來，尙有一人，卽劉姥姥是也。劉姥姥與賈府略有瓜葛，故常相過從。其居現在鄉間，雖年已七旬餘，而強健如四十許人，且喜談好謔，以故外祖母雅憐之。惟姊妹行見其土俗，多與譚談以爲笑樂。在余室坐移時，群往綴錦閣沿途落葉滿徑，桂蕊飄香，景致極爲清幽。劉姥姥曰：如此園林，若得畫師繪畫一張，使我携歸家與彼等一見，卽死亦甘心矣。外祖母笑指惜春曰：畫師卽在此。姥姥若要，此後囑之繪畫可矣。劉姥姥遂與惜春又叨嘮一回。既至，酒肴已陳，每人一椅一几，或如海棠、梅花，或如荷葉、葵花，或方或圓，其式不一。外祖母與薛姨母並坐。劉姥姥與二舅母並坐。其次則爲余儕姊妹。時劉姥姥滿頭簪以紅花，東搖西擺，衆均視之而笑。酒數巡，外祖母笑曰：今日之會，殊不可多得，但須行一酒令，方有興趣。

薛姨媽笑曰。老太太自有好酒令。但我不敢附驥尾。外祖母笑曰。此何須謙讓。薛姨媽笑曰。非謙。特恐應對不佳。反成笑話也。二舅母曰。卽不佳。亦不過飲酒而已。更有何笑話哉。薛姨媽乃允。於是外祖母飲令酒一杯。鴛鴦代爲行令。方開口。劉姥姥忽下席搖手曰。勿捉弄我。我不敢奉命。衆笑曰。母違衆意。鴛鴦亦命小鴛頭扶之入席。劉姥姥笑曰。如此則請饒我一人。鴛鴦曰。酒令如軍令。再言將罰矣。劉姥姥始無語。鴛鴦曰。今既爲老太太所倡。自當自老太太起。至劉姥姥止。我今所說者。乃爲骨牌。譬我取牌一副。將三張拆開。先說首一張。次說二張。再次說三張。說畢。合成一副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說皆可。但必須與上句合韻。萬一有誤。卽罰一杯。衆曰。善。鴛鴦遂取牌呼曰。左邊一張天。外祖母曰。『頭上有青天。』又曰。當中五合六。外祖母曰。『六橋梅花香徹骨。』又曰。剩一張六合么。外祖母曰。『一輪紅日出雲霄。』又曰。湊成一個蓬頭鬼。外祖母曰。『這鬼抱住鍾馗腿。』衆稱讚不已。外祖母遂自飲一杯。鴛鴦又取一牌呼曰。左邊一張大長五。薛姨媽曰。『梅花朶朶風前舞。』又曰。右邊一張大五長。薛姨媽曰。『十月梅花嶺上香。』又曰。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曰。『織女牛郎會七夕。』又曰。

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母曰：『世人不及神仙樂。』說畢，衆均稱賞。薛姨母亦飲一杯。鴛鴦又呼曰：『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曰：『雙懸日月照乾坤。』又曰：『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曰：『閑花落地聽無聲。』又曰：『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曰：『日邊紅杏倚雲栽。』又曰：『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曰：『御園却被鳥啣出。』既畢，亦飲一杯。鴛鴦又宣曰：『左邊是長三寶釵。』曰：『雙雙燕子語梁間。』又曰：『右邊是三長寶釵。』曰：『水荇棄風翠帶長。』又曰：『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曰：『三山半落青天外。』又曰：『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曰：『處處風波處處愁。』說畢，臨至余前。鴛鴦又宣曰：『左邊一個天。』余曰：『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聞語，忽向余一視。鴛鴦又曰：『中間錦屏顏色俏。』余曰：『紗窗也沒。』有紅娘報曰：『又剩下二六八點齊。』余曰：『雙瞻御座引朝儀。』又曰：『湊成籃子好採花。』余曰：『仙杖香挑芍藥花。』說畢，亦勉盡一杯。鴛鴦又宣曰：『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曰：『桃花帶雨濃。』衆譁曰：『該罰韻既錯，而又不恰。』迎春笑飲一口。綠鳳姐鴛鴦咸欲聽劉姥姥笑話，故使說錯也。及至二舅母前，鴛鴦代說一回，下卽爲劉姥姥。姥姥曰：『酒令我在鄉間，亦嘗聞之，但不無此圓妙。我今試說，幸勿見笑。』鴛鴦曰：『汝但說可矣。』因念

好極若依次
行令便成呆
筆無一毫趣
味矣

妙玉出場

黛玉之嬌妙
玉之僻二人
正復相似故
果均無良好結

曰左邊大四是個人。劉姥姥聞語，思索半晌，笑曰：「其爲莊家人乎？」衆均鼓掌大笑。外祖母笑曰：「此亦佳。」鴛鴦又曰：「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曰：「大火燒了毛毛蟲。」衆笑曰：「是或有之。」鴛鴦又曰：「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姥曰：「一個蘿蔔一頭蒜。」鴛鴦笑曰：「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曰：「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聞語，因復大笑。於是飲過門杯，各自談笑。飲畢，藕香榭戲已開演，簫管悠悠，揚笛笙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樂聲穿林度水而來，使人神怡心曠。劉姥姥初未聞此美樂，一旦酒樂並行，乃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寶玉顧余曰：「汝試觀劉姥姥狀況。」余笑曰：「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得一牛耳。宴終，外祖母率衆往園中閑散。劉姥姥昂首四顧，見花間花，見木間木，及至櫺翠庵，女尼妙玉笑出迎之。妙玉年方妙齡，卽棄其錦繡前程，皈依古佛，爲狀亦甚可憐。然彼必亦飽經憂患，故安然而就此冷淡生涯。於此益知世間正有許多苦命人也。余不幸子然一身，寄食於此前路茫茫，正不知作何收束，安得如妙玉尋一片乾淨土，向蒲團夜月消受，此可憐生涯乎？嗟夫！」

劉姥姥去矣。自外祖母以下，各有贈予，窮人得此，其樂何極。余儕旣送其歸，群至外祖

誠如尊論但
聊何由知此
語之爲綺言
曲耶則寶
釵平時服
於此可知
感玉不能
詰之也反

母處省安畢。余方擬回園。忽寶釵招余曰。顰兒來。吾有一語相詢。余卽隨之至蘅蕪院。寶釵忽自高坐。笑曰。顰兒趣跪。吾將審汝。余不解何故。笑曰。寶鵝頭將毋瘋耶。審問何事。寶釵冷笑曰。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閣女兒。滿口胡言。猶不實說。余不解。然心實志惡。問之。寶釵笑曰。汝昨所行酒令。出自何書。余聞語。始一愕。自知一時失檢。點。竟將牡丹亭西廂記湊成。不覺雙頰泛紅。因央寶釵勿令人知。寶釵方讓坐。命人獻茶。且曰。凡女孩兒家。以不讀書爲佳。男子讀書不明理。尙不如不讀。況吾等乎。只宜勤紡績。習針黹。惟酒食是議耳。何用讀讀爲。旣讀書矣。應從事聖賢經傳。至於綺言艷曲。最能移性。性情一移。卽難藥救矣。余聞言。心中拜服。一若下官對上司。惟有點首稱是而已。俄頃。素雲入云。珠大嫂相請。余遂偕寶釵至稻香村。見三春及湘雲。寶玉均在。珠大嫂笑迎曰。社將成立。卽有脫滑之人。四丫頭欲告一年假。汝等以爲何如。余笑曰。乃老太太命繪園子圖。渠卽趁風收帆耳。探春曰。否。非老太太。乃劉姥姥一言之過。余曰。諾。渠爲那一門老老。直呼曰。母蝗蟲已耳。衆人大笑。寶釵曰。世間常語。一經鳳鵝頭口。偏覺好聽。然彼不識字。不過市俗取笑。惟顰兒法春秋意。將世俗村言鄙語。撮要刪繁。更加

注解極妙所
謂莫爲之後
雖善弗揚

黛玉慧點可
愛此篇詞鋒
四溢如聽流
爲百囀清妙
絕倫

潤色。一句一珠。母蝗蟲三字。竟將昨日情景刻畫出來。真乃天成妙譬。言次衆笑曰。如此注解。亦不在二人之下矣。既珠大嫂曰。方纔我給四鴉頭一月假。渠嫌其少。汝輩商議可否稍寬。余曰。以余論之。一年亦不見多。蓋此園構造。須工一年。畫亦當一年。既須研墨。又須蘸筆。又須鋪紙。又須著顏色。又須……言至此。笑不能耐。遲頃。乃曰。又須照式。徐徐畫去。豈不需一年工程乎。衆大笑。寶釵極口贊曰。有趣。有趣。余徐握惜春手笑曰。我問妹妹是單畫園子。抑將吾輩安之畫裏乎。惜春曰。初命畫園景。嗣老太太又欲添增人物。吾既不會精細樓臺。又不工人物。尙在躊躇間也。余曰。人物尙易。恐草蟲更非所長耳。珠大嫂笑曰。又非通論。位置樓臺。烘染人物。何須草蟲乎。余笑曰。別樣草蟲。儘可省漏。昨日母蝗蟲。如不點綴。豈非缺陷。衆大笑。余且笑且言曰。汝從速繪畫。余題跋已成。卽名携蝗大嚼圖。衆聞語。笑益急。湘雲竟仆於地。余亦支持不住。既起。寶玉以目示余。余知鬢髮已紛。卽往鏡臺前。拈之。復聚議繪圖事。寶釵爲開顏料及應用之物。纍纍然一紙。余笑曰。僅繪一圖耳。並水缸箱子而亦列入。得勿姐姐一時糊塗。竟將己之嫁妝單寫上乎。探春笑曰。寶姐姐汝若不搯其嘴。真爲無用。寶釵笑曰。何須搯。狗

前此之不堪腸
可知後此之
疼亦未必

最是
斷處斜陽影
裏泣秋風

嘴。焉。有。象。牙。言。際。忽。移。身。近。余。以。手。握。余。臂。按。之。牀。上。余。笑。曰。好。姐。姐。趣。恕。余。年。較。幼。非。禮。之。言。姐。姐。宜。有。以。教。導。之。寶。釵。知。余。言。乃。隱。射。看。雜。書。事。立。釋。余。余。笑。曰。畢。究。姐。姐。量。寬。若。我。則。未。易。饒。人。也。寶。釵。笑。曰。巧。言。利。口。無。怪。衆。人。愛。汝。我。今。亦。疼。汝。矣。嗟。夫。余。聞。寶。釵。親。切。之。言。此。爲。二。次。矣。余。往。者。恆。疑。彼。待。我。均。爲。僞。意。由。今。觀。之。竟。爲。大。觀。園。中。第。一。知。己。自。此。以。後。不。敢。再。以。不。肖。之。心。待。人。矣。

秋。深。矣。大。觀。園。風。物。亦。隨。秋。氣。而。改。楓。林。落。葉。乃。如。離。人。墮。其。胭脂。之。淚。山。畔。池。邊。但。見。秃。枝。杈。枒。存。於。斜。陽。夕。照。中。間。有。三。五。殘。菊。猶。兀。然。自。立。吐。其。芳。艷。然。不。轉。瞬。當。亦。憔悴。不。堪。矣。余。每。屆。秋。深。舊。疾。必。發。今。年。因。園。中。宴。會。較。往。日。畧。多。酬。酢。周。旋。精。疲。力。竭。以。故。咳嗽。大。發。愈。不。能。支。日。惟。虬。居。室。中。奄。奄。如。冬。蟄。之。蟲。外。祖。母。亦。常。延。醫。切。脈。爲。署。滋。補。之。方。實。則。此。等。湯。藥。迄。無。少。效。今。日。寶。釵。來。見。余。形。容。消。瘦。亦。戚。然。寡。懽。謂。太。醫。所。用。之。藥。既。無。效。驗。不。如。另。覓。高。手。或。者。天。佑。吉。人。大。功。立。奏。若。徒。因。循。延。展。恐。非。長。策。也。余。搖。首。曰。已。而。我。自。知。我。之。病。雖。盡。集。天。下。名。醫。亦。無。可。愈。之。日。姑。勿。論。病。時。卽。觀。余。好。時。情。景。亦。可。知。矣。寶。釵。曰。此。言。良。是。古。人。謂。食。穀。者。生。汝。素。日。飲。食。過。少。

和盤託出心
直口快

寫黛玉悲苦
之狀入理入
平讀

不能添養精神。故有此見象。今後尤當勉力加殮。俾血氣充滿。自可無病矣。余嘆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強求。汝不見今年較去年又略沉重耶。言次。又咳嗽兩
三次。寶釵曰。我昨見汝藥方。人參肉桂。似覺太多。雖云益氣補神。亦不宜大熱。以我思
之。先以平肝養氣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脾胃乃無病。脾胃無病。飲食即可養人。每
日早起。宜以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罐熬粥食之。滋陰補氣。較藥爲佳。余聞言
大爲感動曰。汝平昔待人誠屬熱心。然我最是多心之人。只疑汝有心藏奸。自前日汝
謂雜書不好。並以良言相勸。始知我平日疑汝皆爲錯誤。自思慈母見背。姊妹俱無。而
今年齡已長。竟無一人如汝肯以金玉之言來相教誨。無怪雲鵝頭傾心佩服。吾往日
見彼讚汝。心中猶不受用。今而後始知之矣。尤有一語告汝。汝適所云燕窩粥一事。以
我思之。至爲不便。自我入府以來。每年舊疾復發時。請大夫索參桂。已經天翻地覆。若
再花樣翻新。外祖母二舅母鳳姐姐等。縱不見惱。而底下老婆鴉頭。則未免尤怨。汝試
觀府中諸人。因見老太太愛寶玉與鳳姐。尚且虎視眈眈。言三語四。何況於我。矧我又
非正經主人。無依無靠。投奔來此。彼等早已厭惡。如再不知進退。豈非使彼等愈加埋

怨耶寶釵曰。如是我與汝境況始出一轍。余曰。汝安能比我。汝又有母親。又有哥哥。此間又有買賣地土。家中又仍舊有房有地。在此不過親戚情分。無論大小事。又不沾其一文。欲走便走。欲去便去。我則一無所有。衣食住三者均與其姑娘一樣。一般小人。豈有不加嫌怨之理。寶釵忽笑曰。將來亦不過增出一副嫁妝耳。此時尙無須計議。及此余聞語臉一頰笑曰。人將以厚道視汝。故掬誠以心中事相告。奈何又以我取笑耶。寶釵笑曰。是雖笑話。然亦真情。汝母憂我在此。一日當與汝消遣。一日汝倘有委屈。難儘可告我。我雖有哥哥。汝當知之。不過老母在堂。較汝差勝一籌耳。汝適所云。亦可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家燕窩尙有明日。當取以奉贈。余笑曰。燕窩雖小。難得汝多情。如是寶釵曰。此何足道。我去矣。言已自去。

窗外芭蕉
裏人分明
上心頭滴
葉

余於寶釵去後。仍偃臥榻上。秋風撼樹。瑟瑟作聲。風過而雨繼之。瀝瀝淅淅。爭撲簾籠。少刻窗衣漸黑。已近黃昏。雨滴竹梢。更覺淒涼。萬倍默思寶釵待余誠。可謂推心置腹。不獨疑忌之心。化爲烏有。抑且加以敬愛。但彼在此。亦不過作客相處之時。又有幾何。萬一伯勞飛燕。忽自分飛。此後淒涼歲月。恐又只有獨自享受耳。思及此。愈覺愀然。寡

歡而窗外秋霖仍滴滴不已乃挑燈起坐隨取一書閱之乃樂府雜稿內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閱畢心緒紛紜若有所感因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名其詞曰秋牕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淚

燭淚燭搖搖燕短檠牽愁照眼動離情誰家秋院無風入何處秋窗無

雨聲羅衾不耐秋風力殘滿聲催秋雨急連宵脉脉復颼颼燈前似伴

離人泣寒窗小院轉蕭條疎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

洒秋窗濕

吟畢方欲安寢忽鴉鬟云寶玉至矣語未已已見寶玉跨步而入披蓑戴笠狀若漁夫因笑曰余室胡來漁翁乎寶玉笑曰汝今日何如服藥否言已卸去蓑衣脫其箬笠舉燈以向余面端視久之笑曰今日氣色略佳余於燈光之下見其足下尙蹬胡蝶落花鞵不覺笑曰頭上畏雨乃遮以笠足下豈獨不畏雨乎寶玉曰此衣原有一套尙有棠

業盟誓矣又
何諱焉

木屐一雙。已脫諸門外矣。余細視蓑衣斗笠。細緻輕巧。竟不知何草所編。寶玉曰。此均北靜王所贈。汝如愛。當再往要索一套。何如。余笑曰。謝汝。吾不須此。且一經戴上。竟似戲中所扮漁婆。語出。忽思及適所說漁翁一語。不覺顏色頓赧。伏案大嗽。俄寶玉忽見余秋窗風雨夕詞。因取而誦之。大爲稱賞。余立奪付之火。曰。此何值一讀。寶玉笑曰。汝雖焚去。然我默思已熟。余曰。余德甚欲眠矣。汝當去。明日再來。寶玉探懷出金表視之。曰。已至亥初。茲亦當寢矣。因携燈而出。忽又回首曰。汝若需何物。可告我。當爲汝取之。余曰。然。

秋光去矣。天氣漸寒。日來兀坐斗室。百無聊賴。幸自服寶釵燕窩後。病象漸有起色。余於此時。誠感寶釵不置也。今日寶釵偕香菱來。香菱薛蟠愛妾也。年可十餘齡。容華絕代。聰慧動人。與余儕過從。頗密。茲因薛蟠出遊金陵。寶釵乃邀入園中。挑燈伴讀。助作女紅。今日之來。特作外表周旋也。見余。卽笑曰。此後相聚之時多矣。苟得暇。務乞教我學詩。余笑曰。汝欲學詩。須拜我爲師。我雖不通。或可以相授矣。香菱笑曰。如是我卽拜汝爲師。但勿嫌煩惱。余曰。是何難。不過起承轉合。當中承轉。乃成對偶。平對仄。虛對實。

馬無篇無句
者聽之

今之油腔滑
調全無格律
者聽之

詩中三昧不

實對。虛若果遇有奇句。並平仄虛實。亦可不對。香菱笑曰。無怪我嘗讀舊詩。有時對之極工。有時竟有不對。今聞汝言。始知之矣。余曰。詞句猶第二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一真。並詞句亦不用修飾。所謂不以辭害意也。香菱曰。我極愛陸放翁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句覺真切有趣。余曰。斷不宜讀此種詩。汝儕因不知詩。所以一見淺近。卽愛。若一入此等格局。卽不能作詩。汝若真心欲學。我此處有王摩詰全集。汝先將其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摩揣。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七言律。次之。再將李青蓮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腹中旣先有此。三人作底。後再將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詩集。一閱不越一稔。自不愁不成詩翁矣。香菱笑曰。旣如是。盍以書授我。帶歸一讀。余遂將王左丞五言律。交與香菱。曰。內中凡經朱筆圈過者。俱爲余所選。有一首卽讀一首。不能領會處。問汝家姑娘。卽知之。香菱遂欣然携詩去。

越數日。香菱含笑攜書至。欲向余換杜律。余笑曰。能記若干首。香菱曰。凡紅圈余均憶之。余曰。能否領悟。香菱笑曰。頗知一二。但是否尙無把握也。余笑曰。汝試言之。香菱曰。以我思之。詩之佳處。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有時似乎無理。然一經揣摩。竟是有理。

料於此得之

有情。余笑曰。此語似也。但從何處見之。香菱曰。吾觀其塞上一首。內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澄心一思。烟如何直。日自是圓。直字似無理。圓字又太俗。然合上書一想。又似曾見此景。若欲再易兩字。竟百索不得。又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白青兩字。似亦無理。然必須此二字。方形容盡致。又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兩句。吾真不審其餘字上字。如何想得來。憶我曩歲入京時。一日停舟蘆岸。四顧蒼茫。但有古樹數株。存於晚炊烟中。青碧連雲。餘霞成綺。一種蕭條之狀。使人黯然魂銷。不謂昨讀此詩。恍若又在荒江蘆荻中。詩之動人。乃至如是也。言際寶玉探春均至。及聆香菱之言。均笑曰。既如是。會心處不遠矣。余笑顧香菱曰。汝謂上孤烟妙。尙不知此句乃自淵明曖曖遠村。樹依依墟裏烟。脫胎出來。言已。即以淵明原詩與香菱觀之。香菱點頭歎賞曰。然則上字乃自依依二字化出。寶玉笑曰。汝已經得其梗概。毋庸再講。再講反離矣。若就此做去。必成佳調。探春笑曰。我明日補一束。請汝入社。何如。香菱笑曰。姑娘何苦嘲笑我。不過心中羨慕。纔學此以爲消遣。探春笑曰。誰非消遣。豈我輩認真作詩耶。香菱因又向余假杜律。且央余擬題學作。余曰。昨夜月光至佳。卽以此爲題。往作一首。限十四寒

韻。香菱卽持去。無何持稿示余。展而誦之曰。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晴彩輝煌映畫欄。

余笑曰。立意尙佳。但措詞不雅。皆因讀詩太少。被其束縛。茲請放胆。再作一首。香菱乃默然。返顧不入室。但徘徊於池邊樹下。或坐或立。狀如癡狂。寶釵等則立山上觀之。引爲笑樂。少刻香菱復來曰。吾頃又改作一首。務祈教正。余見其惘惘之狀。亦殊憐之。因取而讀曰。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雪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闌。夢醒西樓人迹絕。餘容猶可隔簾看。

讀畢。寶釵探春等俱至。索詩閱之。寶釵曰。造句却佳。但非吟月之作。若於月字再增一色字。則得矣。香菱自爲此首已臻絕妙。及聞此。興況驟低。然又不肯棄置。乃背手步出闌干。立於綠竹之下。挖心搜胆。且行且思。旣忽以手捧腮。現爲淺笑。未幾忽又愀然作悲狀。探春隔窗笑曰。菱姑娘亦當閒閒。香菱怔曰。閒字乃十五刪韻。得勿悞耶。衆大笑。

摹寫苦吟之
狀令我失笑

苦吟僧人定
得句將成功

梅村云窮年
兀兀竟無成
徒使聲華受
蕭索其悲憤
如出一轍

寶釵曰。斯真成詩魔矣。顰兒造孽不淺。余笑曰。聖人謂誨人不倦。彼來問焉。能不說。李紈笑曰。吾儕盍攜往藕香榭觀畫去。余曰。善。遂相率而出。見惜春方假臥榻上。所繪大觀園圖。立於壁間。十停已得其三。並有美人倩影。點綴其間。因指香菱曰。凡能詩者。均已上畫。汝今亦可列入矣。顧香菱殊無心懽笑。仍呆然回去。逾日。余方起。忽見香菱欣然出稿示余曰。此余夢中所得者。然仍不敢自信其佳也。余亟取讀之曰。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鷄唱五更殘。綠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闌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余笑曰。詞意清新。已獲成功矣。時寶釵等亦至。均讚賞。不置。余於此益愛香菱之聰穎。余不學雅好。好學之人。故於香菱。學詩樂授之。抑余不惟愛其好學。且憐其遇。而憫其孤。雖然。天下至可憐者。乃爲孤苦之人。孤苦之人。而獨聰穎。又能搖筆吟詩。殊屬不祥之事。余今教之。誠不啻造一重孽債也。噫。

